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就爱你的酷



序篇

哈罗！可儿向大家问好！

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，脱去厚重的冬衣，面对美丽的晴阳，大家的心情是否也像蓝蓝的天空一样，那般澄净无忧呢？让自己过得快乐，这是可儿的生活目标，可儿也希望大家都有快乐的生活。

上一本《珍惜我的爱》的序里，可儿有提到“女人话题”这个名词，原是想放在封面的，但大概是太“落落长”，所以被删去了。在此说明一下，以免读者看得不明白。

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这次可儿聪明多了用了“旷世奇女”做为系列的名称。怎样，够炫够特别了吧！不过众看官别担心，可儿曾说过，就是写系列小说，也不会超过两本，因此就算有“裙带”关系，也只有两本书而已。简单明了、不拖泥带水是可儿的脾性，要再写多，可儿也懒。（不好意思，又自暴其短了。）《珍惜我的爱》的女主角惜儿属于柔弱让人怜惜的类型；而本书的女主角，看书名也明白是酷得不得了的女子。可儿还可以预告下一本书的女主角会有著既泼辣又任性、爱吃醋的坏脾气，聪明的读者看完此书后，就该明白可儿要为的是谁了。大家拭目以待吧！

近来，可儿不但是信箱大爆满，连 e-mail 也快负荷不了了，最高纪录是一次收三十二封 e-mail，够伟大了吧。不过过多的来信也忙得可儿团团转，还没收到回信的读友，请耐心等待了。

而读友的来信中最常提到的便是关于写书、投稿的疑问，懒惰的可儿便选在此公开说明，让大家能明白，也可省去可儿不少回信的原子笔水。

一般来说，若你还是学生，可儿是不太赞同在念书时写书的，因为此时有太多外务干扰了，像是大小考试、家庭作业、联考的压力……这些事情都会让你无法好好定下心来为书，毕竟十万个字不是三、五天就能写完的！也许有读友会说：那我就利用寒暑假来为啊！但各位正值青春年华，放假时不会和亲人、朋友出国或到处玩玩吗？而寒暑假时会有很多好看的电影推出，这又是个很大的诱惑了。若三不五时还和同学好友去逛逛街、买买东西，很快的时间又过去了，一个寒暑假下来，你会发现自己写不了多少东西。

再来是你还年轻，人生的历练略嫌不够，无法很明确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。很多事情放在脑子里想是一回事，要转化成文字便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；若有读友曾尝试过写作，就能明白这其中的差别，你会发现“肠枯思竭”是此时最好的写照。

倘若你克服了所有外在的困扰，就是执意要写作，可儿除了佩服之外，当然也愿意倾囊相授。首先，你必须定好故事大纲，男女主角的名字、角色性格也必须确定，再来做细微的分章和段落安排，这些都是不可少的步骤。

当你的书终于写完了，若是用电脑打字的，就必须印出来先自行校稿，无误后再重新列印一份挂号邮寄给出版社。在这里可儿要慎重的提醒各位，同一本书稿千万不可以同时寄多家出版社，这是基本的规则哦！

接下来便是最紧张、最挂心的等待了！书稿寄出去后，可儿劝大家都要有被退稿的心理准备。这不是可儿在泼大家的冷水，因为很少作者能一次就被录用的，多少都经过退稿的阵痛期。而现在出版社在退回稿件时，也会

附上说明，告知不被录用的原因。你若收到退稿，就得好好研究自己为的书稿有哪些缺点，以求再改进，或请朋友为你看看，给你一些意见。

最重要的是别灰心，要再接再厉，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。

拉拉杂杂说了一堆，只是想将可儿的经验分享给大家。写作这一行说难并不难，但也不是一蹴可几，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耕耘；相对的，它的收获也不小，看见自己所写的小说付梓成书，那种成就是笔墨难以形容的。

写作是梦想的转成，如果你也是追梦一族，可儿欢迎你的加入。加油！

最后，不管你有什么疑难杂症，或是有话想告诉可儿，请记住下面的沟通管道，可儿等你来信。

楔子

一只色彩妍丽的蝴蝶纸鸢遨游在广阔的蓝天里，斑斓亮丽的翩翩姿态，较之真正的蝴蝶更加的耀目显眼。

突然，天空里又加入了只虎头纸鸢，精巧的制作把老虎的威风表现得活灵活现；而它也像老虎一般，动作敏捷的扑向体积较小的蝴蝶纸鸢。

底下操纵蝴蝶纸鸢的小女孩惊叫了声，小嘴嘟起，边移动身子边拉回丝线，想把蝴蝶纸鸢拉开，但仍是慢了一步，虎头纸鸢缠住了蝴蝶纸鸢，两个纸鸢纠缠在一起，然后同时往下坠落。

小女孩心急的猛拉线想将纸鸢救回，结果却将丝线拉断了，纸鸢更急速地掉落到不远处的黄瓦屋顶上。

“哇！我的纸鸢，你弄坏了我的纸鸢，你要赔我的纸鸢来……呜……”小女孩生气的对著一旁的小男孩喊，最后还哇哇大哭起来。

小男孩看到小女孩气得哭了，他吐吐舌，有些愧疚的抓抓头，耍赖地回答：“不能怪我啊！谁教你做的纸鸢这么差，一碰就掉下去了，还将我的虎头纸鸢也拖下水，我才要叫你赔呢！”“胡说，是你弄坏我的纸鸢的。我不管，我要我的纸鸢，我要我的蝴蝶纸鸢啦！”小女孩气得直跺脚，哭闹不休。

小男孩被小女孩的哭声吵得有些受不了，他捂著耳朵叫道：“别哭了，你是姊姊还这么爱哭，羞羞脸！”“哇……”小女孩用更大声的哭号来回答弟弟的话。

“好啦，好啦，我会替你找回纸鸢的，你别哭了好不好？”小男孩被姊姊的哭声打败了，他无可奈何的安慰道。

小女孩听了，用手背抹了下脸，吸吸鼻子，哽咽的质问小男孩：“真的？你……真的要帮我找回纸鸢？”“当然是真的。走，纸鸢是掉到那边去了，我们去找看看。”小男孩拉起姊姊的手，指了指方向，姊弟俩就迈开脚步跑过去。

这两个小孩生得几乎一模一样，乍看之下，还真难以分辨谁是谁。他们是对龙凤胎，女孩较大，名叫天真，男孩只比女孩晚半刻钟出生，名叫天威，他们是卫城城主蔚律龙的儿女，现年八岁。

蔚律龙老来才得子，而且一举得女又得男，让他欢喜得不得了，所以对儿子女儿，他是疼到心坎里。

虽然女孩是姊姊，但两人只差半刻钟，所以两个孩子也没什么长幼之分，姊弟俩打打闹闹的相伴著长大。

“你看，纸鸢就在屋顶上，我去为你拿下来。”蔚天威看到在屋檐边飞荡的两个纸鸢，兴奋地说。

“可是那好高哦，真的拿得到吗？”蔚天真仰头看了看屋顶，担心的询问弟弟。

“当然拿得到。我可是男孩子，以后要做城主的，没有我做不到的事。你就在这儿等我，我马上爬上去将纸鸢拿下来。”蔚天威很有自信的对姊姊笑笑，拉了拉衣袖，快速的爬上了一旁的大树，想藉此攀爬到屋顶上。

昨几个才下过大雨，有些湿滑的树干很不好爬，但蔚天威并不在意，一心只想将两个纸鸢给拿回来。

蔚天威爬上了树顶的枝干，他量了量距离，小心翼翼的抱著枝干爬过去，等他双脚稳稳的踩在瓦片上后，他放开枝干，一步一步的走向纸鸢。

蔚天真看到弟弟在高高屋顶上走动，吓得猛吞口水，心中著实害怕，忍不住高声唤著：“阿弟，你快下来！我不要纸鸢了，你快点下来嘛！”蔚天威没将姊姊的请求听入耳中，他的心思全放在纸鸢上。他手脚并用的在屋瓦上移动，在靠近纸鸢时，他伸长了手去抓纸鸢。

手指尖一碰到纸鸢上的丝线，他立刻抓紧不放，再慢慢的收回丝线，两个纸鸢就被他拉回手中。

“你看，我拿回纸鸢了！”蔚天威举高手中的纸鸢向在下面的姊姊大叫，汗水满怖的小脸上有著骄傲的笑容。

“阿弟，快下来！太高了，你快下来啊！”蔚天真害怕的直叫道。阿弟站在那么高的地方真是太可怕了。

蔚天威对姊姊扮了个鬼脸，边往回走边取笑她，“好啦，我马上就下去了，这儿一点都不可怕嘛。姊，你真是胆小。”话还未说完，他就一脚踩到屋瓦上的一摊水，脚底一滑，身体失去了重心，整个人顺势往下溜去。

“阿弟！阿弟！”在姊姊的惊叫声中，蔚天威的身体如同一个布偶般，重重的掉落到地上，红色的血从他身体里流出，迅速染红了地面，而蔚天威就像他手中紧握住的纸鸢一样，动也不动。

蔚天真吓坏了，她小脸惨白，嘴巴惊愕的张开，呆了半晌，才又放声尖叫起来。

“阿弟！阿弟”

第一章

碧天如洗，青山妩媚，绿水凉凉，鸟啼婉转，真个是处人间仙境，使得经过此地的一队人马脚步也显得额外轻松自在。

为首的男人器宇轩昂，一身高贵的衣饰显示出他不凡的身分，举手投足间尽是狂傲的气势。

他身后跟著十来位男子，他们都是一式的蓝衣打扮，腰间佩剑，脸上

没有为首男子的逍遥神情，而是一脸警戒的模样，一看即知是侍卫保镖。

他们一行人走到了溪水边，为首男子俐落的下马，蹲下身将手浸入溪水里洗净，一旁的侍从赶忙递上丝帕给他擦手。

“主公，再越过两个山头便是炎城的领地，在日落之前我们就可以抵达了。”侍卫长南襄有礼的向主人禀明。

“我们的时间很充裕，虽然还要两天才能回到炎城，但踏入领地后，大夥就可以较轻松了。你让侍卫都下马休息，待会儿再上路。我在附近走走，不用跟著来了。”宗政日曜向部属下令。

“是！”南襄抱拳应道。

宗政日曜呼吸著山中清新的空气，优闲自在的向溪水上游缓步走去。

这一趟城邦之行收获不少，不但让他更明白各个城邦的优劣情形，也令好几位城主折服于他，这些人以后都将是 he 最有力的支持者。到目前为止，一切都朝著他所订定的计尽进行，想必在不久的将来，他便能达成自己初步的目标了。

这位意气风发的男人便是炎城城主宗政日曜。

当今天下局势分崩离析，分为十多个大小不一的城邦。城邦间有的相安无事，有的则是连年争战，有的城邦富裕丰足，有的城邦却是贫困破败。

而炎城是其中领域最大，也是人口、兵力最充足的城邦，自宗政日曜接下城主之位后，更是将炎城的文成武治推展到了极点，成为傲视群雄的坚固堡垒。

宗政日曜的野心不止要将炎城治理好，他有更宏大的理想。他认为天下不该是如此纷扰不宁，应该要有个领袖来领导，使各城邦之间不再兵戎相对，也不再有什么恃强凌弱的事发生，使万民都能过著安居乐业的生活。

在宗政日曜的父亲宗政仲为城主时，宗政仲就有此大志了，也著手计画著一切；有了父亲打下的基础，宗政日曜继位后做得更加顺遂，而今成果已逐渐显现，很快地，他就能成为天下的领主了。

宗政日曜傲气地一笑，边走边想著事情，不知不觉间，他远离了自己的部属，来到一座瀑布前。

原来这溪水的源头是座瀑布。由于山势的落差极大，形成的瀑布景观声势惊人，宗政日曜驻足观看，陶醉在这大自然的景致里。

不一会儿，他的警觉心便升起，他发觉到这儿不止他一个人，在对岸靠近瀑布旁的大石头上，还有个黑夜女子。

只见她盘膝坐在石上，双手相叠、眼眸微闭，看来似是在打坐。瀑布喷出的水花形成雾气笼罩在那女子周围，更让她显得神秘和飘逸出尘。

好奇异的女子！他从没见过女子身上能散发出如此强烈的寒气；虽然他和那女子之间隔著溪流，但他仍清楚的感觉到那股萧瑟寒凉围绕著她，让人无法亲近。

宗政日曜好奇的看向她的脸孔，想看看有如此奇特气质的女子生得如何。当他看清楚她的相貌后，他的目光再也无法转移。

那并不是倾国倾城的绝俗容貌，但却会让见过的人忘不了她。极细的两道柳眉，睫毛又长又翘，鼻子又直又挺，唇色则是淡淡的粉红色；她的轮廓棱角分明，肤色苍白透明，整个人就像一尊冰雕娃娃般，极美、极艳，也极冷、极冰。

如此气质突出的女子，就连见多识广，自认为已见过天下各类美女的

宗政日曜也忍不住惊愕。

宗政日曜就这样目不转睛的看著那女子，而那女子则是心无旁骛的继续打坐。

许久之后，那女子终于感受到别人的注视，她缓缓的睁开眼睛。

见她睁开眼睛，宗政日曜不禁又深吸口气。果真如同他所猜测的一样，她有双明亮清澈又冰冷的眼眸，如寒夜里的孤星闪亮耀眼，却也冷漠无比。

对于宗政日曜的凝视，那女子没有露出一丝的羞怯或惊慌，她只是冷冷的看了宗政日曜一眼，旋即盈盈起身，似要离开。

宗政日曜赶忙出声想留住那女子，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。

“姑娘，在下无意打扰，只是在这偏僻山区里见到姑娘独自在打坐而感到好奇。姑娘住在附近吗？若不嫌弃，在下愿送姑娘回家，毕竟女子在深山里独行是很危险的。”他好意地柔声道。

那女子却好似没听到宗政日曜的话般，她轻盈的跳下大石，头也不回的走入林子。

宗政日曜没追上去，那女子已明白表现出拒绝的意思，他无意去碰钉子。而且这样的女人也不是他所喜欢的类型，他属意温柔体贴、爱娇柔媚的女子，如此冷冰冰的女子他兴趣缺缺。他只是对她所散发出来的冷凝气质好奇罢了。

抬头看看天色，他已耽搁不少的时间了，部属一定很挂心他的安危。于是他转回身，大步的往来时路走。

* * *

三年后

“呈递邀请函的使者都出发了吗？”庄严威武的大殿上，宗政日曜坐在首座，询问底下的臣属。

“回主公，十五位使者都已经动身了，预计在三天之内，所有城邦的城主都能收到主公的邀请函。”华济博站出来恭敬地回答。他掌理文书，这事是由他负责的。

宗政日曜点点头，这些臣属都是他的得意助手，共有十来位，有才能也对他忠心耿耿，是他统御万民的助力。

年前他已经顺利的当上了领主，正式统合所有的城邦。此次他发帖邀请所有城主来炎城，便是要公布他已拟订好的城邦公约。这公约里制定了许多共同的规范，能消弭因不合理的制度所引起的纷争，使天下真正能和平一统。

宗政日曜相信各城主一定不敢违抗他的邀请，到时他会议所有的城主臣服于他，做个名副其实的天下领主。

在结束每日固定的早朝报告后，宗政日曜就离开大殿走入安谊阁。他接到通报，说他的好友来访了。

安谊阁景致优美，是宗政日曜接待朋友宾客的地方。在曲桥凉亭前，他看到一个俊朗挺拔的身形正背对著他观看桥下肥美的锦鲤，他快步走上前，笑著轻拍那男子的肩头。

“今日怎么有空来看我，我以为你正为娶亲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呢。”那男子回过头，俊俏斯文的脸上本是笑意盎然，听到这样的问候，他俊脸一垮，满是无奈地回答：“别提这事了，你一提我就高兴不起来，玩兴也没了。”“这是新郎该有的表情吗？云亲，你这样会让人以为你是被逼娶亲的。”宗政

日曜看见好友的模样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“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了。”冯云亲懊恼的咕哝。

宗政日曜闻言不禁莞尔，他转头吩咐一旁的下人：“在水月亭准备酒菜。”之后，他回头对冯云亲说：“久未见面，我们该好好的聊聊、喝一杯。”冯云亲正找不到人好诉苦，连忙点头道：“我来炎城就是想和你谈谈的。”两个男子并肩而谈，边往水月亭走去。

宗政日曜在民间长大，他和冯云亲是自小玩到大的好友。冯家是武林第一世家，在江湖上有著举足轻重的地位，又和宗政家是世交，所以宗政日曜透过冯云亲知道了不少武林秘事，也了解百姓的生活甘苦。

在宗政日曜十八岁时，父亲宗政仲去世，他回炎城继承城主之位，但和冯云亲还是保持著联系。冯云亲不但是宗政日曜的好友，也为他在民间明查暗访，探询各城邦的虚实。而宗政日曜能一步步的往天下领主之位迈进，冯云亲是功不可没。

“怎么了？见你这样子，好像很不情愿成亲似的。”宗政日曜和冯云亲在水月亭坐定，摒退了服侍的下人，两人把酒言欢。

“你也知道我要娶的是蝴蝶谷的少主人‘冰蝶仙子’敖儿儿，只因为家父曾欠蝴蝶谷主一份情。我不曾见过敖儿儿，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个怎样的女子，在好奇心驱使之下，我到蝴蝶谷附近打听敖儿儿的一切，这才明白敖儿儿是怎样的一个女人。”说到这儿，冯云亲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晦暗的脸色点明了那绝不是一个好消息。

宗政日曜关心的询问：“情况很糟吗？”冯云亲看了宗政日曜一眼，叹了口气缓缓回答：“不是糟不糟的问题，而是她根本就不适合我。敖儿儿自幼身体便很差，是标准的药罐子。在她十七岁那年，一场重病差点夺去了她的命，她母亲为了让她养病，让她躺在水晶棺里，藉著水晶的灵气续命。经过三年的治疗，终于让敖儿儿的身体有了起色，虽仍离不开药物，但她已健康多了。这是两年前的事，如此算来，敖儿儿今年是二十二岁。”在这个时代，女子超过十九岁未嫁就算是个老姑娘了，如今她已二十二岁，可以说是老外婆了！宗政日曜能明白为何敖儿儿的母亲要冯家娶她女儿当作是报恩，因为不这么说的话，敖儿儿九成九是嫁不出去的。而他也明白，以云亲如此人中之龙，要他娶个老女人，这对他的尊严是多大的打击！

宗政日曜同情的看著好友，不平于他的遭遇。

冯云亲露出一抹苦笑，接著说：“若她只是年纪大也就罢了，但敖儿儿的缺点多不胜数。她自恃貌美，见不得有女子生得比她美丽，她的一个贴身婢女便因为长得太美了而被她绞去头发、划花了脸后逐出蝴蝶谷；此外，她脾气暴烈，稍有不顺心，她便摔东西找人出气。从我打听敖儿儿开始，便只听到她的缺点，优点几乎没有。我冯云亲竟要娶个这样的女子为妻，你说我心中怎会快活得起来呢？”“难道没办法退婚吗？”宗政日曜实在不忍心见好友一生的幸福就此被毁。

“若可以退婚，我还会愁眉苦脸地来找你诉苦吗？”冯云亲无奈极了。他用尽了所有的办法，仍是无法取消这门亲事，他觉得自己就像砧板上的鱼，只能任人宰割。

“这……一定会有办法可想的，伯父定也不会愿意有个这样的媳妇。其实还有很多方法可以报恩，不一定要娶亲啊！你真不想做的事，谁也不能逼你，事情总会有转机的。”宗政日曜安慰著好友，也努力的想为冯云亲找到

脱身的好理由。

冯云亲拍拍宗政日曜的手背，摇了摇头，“事情已成定局，无法更改。江湖人最注重的就是信，冯家怎能言而无信呢？我冯云亲再怎么也是一个昂藏男儿，区区一个女子难不倒我的，你别为我操心了。”他反倒叫宗政日曜宽心。

听冯云亲如此说，宗政日曜也不再表示什么。以他对云亲的认识，他相信他不会乖乖地坐以待毙，认命的娶敖儿为妻。云亲一定有所盘算，不必他多担忧。

“婚期定了么？什么时候？”宗政日曜询问。

“就在三个月后，八月十五中秋节完婚，取月圆人圆之意。”冯云亲翻翻白眼，那蝴蝶谷主还真会找日子！

“那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逍遥自在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可要多多把握啊！”宗政日曜笑著调侃好友。

“所以我才来炎城找你呀。”冯云亲执起酒壶为宗政日曜和自己倒了杯酒，他举起酒杯向宗政日曜敬酒。

宗政日曜也举起酒杯，两人微笑的一饮而尽。

“不谈我了，说说你吧。听闻你要邀请所有城主到炎城会谈，莫非你的城邦公约已经拟好了？”冯云亲转个话题。

“嗯，所有的条约都已制定妥当，应该公开向众人宣布了。”宗政日曜眉飞色舞的述说，他的梦想正一步步的实现中。

“恭喜你了。若时间允许，我也会留下来参加这难得的盛会，会会各地的城主。”冯云亲笑说。

“欢迎之至。这是个历史新局面的开始，你该来共享这一刻，也可以给我些建议和意见。”宗政日曜诚心邀约。

“只要你不嫌烦，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冯云亲豪爽一笑，将不愉快的事抛到脑后。

反正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先享乐再说！

两个知心好友天南地北的聊了起来，欢愉的笑声不断从水月亭传出。

* * *

“敢禀城主，炎城使者求见。”宽广的大殿上，一名传令卫士走入，向坐在首座的蔚天威报告。

“带使者进来。”蔚天威淡淡地交代。

“是！”卫士躬身退下。

过一会儿，炎城的使者就被引入大殿里。

“见过蔚城主。炎城城主宗政日曜命属下带来了一封邀请函，请蔚城主过目。”使者低著头，双手捧著邀请函高高举起。

一旁的侍卫接过邀请函传送到蔚天威手中，蔚天威打开邀请函看著，原来是宗政日曜邀请各城邦之主聚会，聚会日期订在下月初五。

“每位城主都有被邀请吗？”蔚天威问著炎城使者。

炎城使者点点头，“每位城主都有受到邀请。还请蔚城主拨冗参加。”

“邀请函本城主收到了，你可以回炎城覆命了。”蔚天威神情平板的回答。

炎城使者行个礼后退出了大殿。

“城主，你要接受宗政日曜的邀请吗？”卫城的主政大臣林立郎拱手询问。

“诸位大人以为呢？”蔚天威徵询臣子们的意见。

“属下以为当初宗政日曜被各城邦推选为领主之时，我们卫城并没有参加，因此这次宗政日曜的邀请，我们也不用予以理会。”林立郎朗声说道。

“城主，属下却不这样以为。上回我们认为大多数的城邦不会同意推举宗政日曜为领主，所以才没有出席会议；此次是宗政日曜首次以领主身分发函邀请众城主到炎城聚会，想来一定是有要事宣布。如今宗政日曜领主的身分已定，我们若与他作对，无疑是和所有的城邦为敌，此事大大不可为啊！”军政大臣伊应麟急忙进言。

“伊大人，卫城一向是自给自足，少与其他的城邦往来，也没和任何城邦有恩怨，那公推的领主对我们而言有何可怕呢？我们和宗政日曜之间也没什么关系，为何要接受邀请？”林立郎斜睨了伊应麟一眼。

“林大人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天下局势的演变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，现在最有势力的人是宗政日曜，他的话虽然不是圣言，但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他。我认为城主应该接受邀请，然后视当时的情形做出最有利于卫城的决定，而不是马上就拒绝邀请。”伊应麟据理力争。

林立郎不屑的撇撇嘴，正想出言反驳，蔚天威就出声制止了。

“好了，此事我自有定夺，你们别再争了。若没有其他的事，就都退下吧！”蔚天威威严十足的下令。

底下的臣子不敢再有异议，忙行礼退出大殿。

蔚天威也起身走向书房，准备一个人静静地思考邀请函的事。

经过谨慎的考虑，蔚天威在近傍晚时分步出书房，心中已有了决定。

“城主，老夫人找您。”蔚天威才刚踏上书房外的长廊，一旁等待多时的婢女立刻走过来禀告。

蔚天威眉头微皱，改向静楼走去。

静楼是蔚天威母亲的住所，安静清幽，很适合养老。

“娘，您找孩儿有事？”蔚天威走入大厅向母亲问好。

“我是有事，同我到花厅吧。”老夫人绷着脸淡漠的说，起身走出去。

蔚天威大概猜到母亲要说什么，虽感无奈，却也顺从的跟了过去。

没有婢女、仆人在侧，花厅里只留下了他们母子俩。不！该说是母女俩。

“宗政日曜当领主的事和我们卫城无关，他的邀请你就不必理会了。”老夫人开门见山的说。

“娘，卫城虽少与外界来往，却也不能自绝于外。若我们这次不参加聚会，难保宗政日曜不会误解，以为我们卫城是存心公然反抗他，而引起不必要的纷争。我们何不顺著宗政日曜的心意，去看看他有什么打算，再来想应变之道。所以炎城的聚会孩儿是一定要参加的。”蔚天真向母亲解释著。

“这只不过是妇人之见罢了。林大人说得好，卫城地处偏僻，也没有傲人的物产资源，有什么能让宗政日曜觊觎的呢？他本不会注意到卫城的，你若接受了邀请，才真是将卫城送到他面前去吸引他，进而引起祸端。所以你不用去，也不能去！”老夫人声色俱厉的下命令。

“娘，您不能只听林大人的一面之词。宗政日曜现在极有声望，既然大多数的城主都折服于他，他一定有过人的威势。我们漠视他的邀请，如同不听从他的命令，这必会引起宗政日曜的不快，甚至可能会拿卫城开刀，以建立他的威信，到时卫城就危险了！娘，女儿就是想到了这点，所以才会决定

接受邀请的。”蔚天真好言好语的分析情势，希望母亲能听入耳。

“你哪来那么多的意见，林大人的话会错吗？你爹临终前要林大人辅助你做个好城主，也要你好好听林大人的话，这些你全忘了吗？还有，你这个一城之主不过是顶替冒名的，你真以为自己是一城之主了吗？当初要你假扮男人做城主，是为了蔚家、为了卫城才不得已这么做的。为娘的不求你能光大卫城，只要你能守成就很好了，而你却偏偏有别的意见，那么的不肯听教！你啊，就只会坏事，你弟弟就是被你害死的！现在你还要这样的忤逆娘吗？”老夫人说著，眼眶不禁红了，脸上除了哀伤之外，还有对女儿的憎恨和厌恶！

看到娘脸上明显的恨意，蔚天真的脸色更冷然深沉了，漠然的神色掩去她心中的悲伤。

这么多年来，她又何曾忘记过弟弟呢？她也不曾原谅自己呀！没错，娘说得对，是她害死了自己最亲的双胞胎弟弟！

老夫人拿出手绢抹去了眼角的泪水，以冷酷不带感情的语调交代，“反正你不准赴约就是了。你走吧，娘要休息了。”好似要赶走瘟神般，她不耐的挥挥手要女儿离开。

蔚天真知道娘听不进任何她所说的话，遂迈著沉重的步伐走出了花厅。

无论她有多苦、有多伤心，她脸上表现出的始终只有冷漠。如今她是代弟弟成为一城之主，她没有哀伤的权利，也不能露出一丝丝的女儿态来；她是蔚天威，不是蔚天真！

纵使过得痛苦，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。

第二章

“阿弟，阿弟！你醒醒，醒醒啊！”八岁的小女孩大力摇动倒在血泊中的小男孩，边失声哭叫著。她凄厉的喊叫声引来了奶娘，当奶娘见到这情景时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急急的冲上前，用颤抖的手试探著小男孩的鼻息。这一探，她惊骇得整个人失神的跌坐到地上，完全呆住了。

“奶娘，阿弟，阿弟他……”小女孩拉著奶娘的手，无助又害怕的哭喊著。

恍惚的奶娘在小女孩的哭叫声中清醒过来，她左右张望了下，见没人发现，便急急抱起小男孩，转身对小女孩低喝：“不准哭！”说完，她拉著抽噎不止的小女孩向夫人房里奔去。

蔚夫人正好独自在房里绣花，她见奶娘神色慌张的冲入，正想问明原因，就看到了奶娘臂弯里血流满面的儿子。

“威儿怎么了？威儿到底怎么了？”夫人大惊失色的忙抢过儿子，焦心的就要抱著孩子冲出房间找大夫。

“夫人，小主人已经死了！”奶娘挡在夫人面前，悲伤地叫道。

“不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走开！我要去找大夫救威儿，我要去找大夫……”夫人一时间无法接受儿子死亡的消息，抱著孩子就要冲出门找人救治。

奶娘奋力的阻止，她拉著夫人，一字字说著：“小主人已经死了！夫人，

请你节哀啊！”“你胡说！我的威儿没死！你为什么要挡著我找大夫？不要阻挡我，我要找人救威儿……”夫人悲痛的哭喊，奋力挣扎著。

“夫人，你冷静点，小主人死了，而且你不能去找大夫，这事绝不能被其他人知道！”奶娘用力的摇晃著夫人，并在她耳旁大喊，要唤醒夫人的理智。

“为什么？威儿，娘的心肝宝贝啊……”夫人无助地紧紧抱著儿子哭倒在地上，她实在无法接受儿子已死亡的事实。

“因为城主就只有一个儿子，小主人一死，城主使绝嗣了！夫人你想，若城主知道小主人死了会如何？城主之位又要传给谁？到时蔚家还有权势吗？夫人，你冷静的想想啊！”奶娘提醒著夫人，要她考虑到严重的后果。

依卫城的法规而论，城主之位是世袭的，一旦城主无儿回继承，便要由城内最有权力的家族来执掌大权。但因为律法没有清楚规定权力转移的法则，如此一来，城主之位的争夺极可能会引起战乱。奶娘就是想到了这一点，才不敢大声张扬。

奶娘的一番话顿时令夫人清醒许多。没错，威儿一死，蔚家就无人可继承城主之位了，城主的宝座定会落到别人手中，而蔚家就会永远的失权了！

不行！她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！

夫人低头看著死去的儿子，颤抖的伸手为儿子拭去脸上的血水，悲声哭道：“威儿已死，蔚家已经绝嗣了，这事如何瞒过大家的耳目呢？”“可以的。夫人，您别忘了您还有一个女儿啊！”奶娘急急将一旁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蔚天真拉到大人跟前。

“娘，阿弟……他要把……纸鸢……拿下来，才爬……到屋……屋顶上的……”蔚天真结结巴巴的对母亲解释弟弟摔下来的原因。

夫人这才注意到儿子的手中还紧捉著一个蝴蝶纸鸢，她哀痛的看了看儿子，再抬头看著女儿时，眼神变得憎恨愤怒，她毫不留情的用力甩了女儿一个巴掌，怒吼著：“只为了一个纸鸢，你就害死了你弟弟，你好狠的心！为什么不是你去死？为什么要害你弟弟？你是凶手！打死你，我要打死你……”蔚天真被打得倒在一旁，同时被母亲狂暴的模样吓呆了，一时忘了哭泣。

“夫人，你不能打小姐啊！”奶娘用身体护住了蔚天真，拚命劝著夫人。

而夫人却如嗜血的夜叉般，用沾满血的手要打女儿，咬牙切齿的凶狠模样让人心惊。她不断重复叫著：“你害死了你弟弟，你是凶手！你害死了你弟弟，你是凶手！凶手……”蔚天真猛然从床上坐起，呼息急促，冷汗直流，两眼直愣愣的瞪著前方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才慢慢的回过神来。

她缓缓下了床，为自己倒了杯茶一口气喝下，再拿起汗巾拭去额上的冷汗，让自己的气息平稳下来。

从那件事发生后，她就被梦魇所纠缠，阿弟满身是血的恐怖模样，还有娘狂乱愤恨的神情不断在她梦里出现，她夜里睡不安稳是常有的事。

从小，娘就比较偏爱阿弟，在惨剧发生后，娘更是将所有罪过都怪到她身上，常用看仇人般的眼神看著她。

阿弟死时，她不过是个八岁孩子，她不明白阿弟为何不站起来和她玩，也不明白娘为何对自己又吼又骂，更不了解什么叫“凶手”，只觉得她的世界在一夕之间全变了。

之后，她就被吩咐要学阿弟的模样，对任何人都要说自己是蔚天威，

连对爹也一样。她不再是蔚天真，她是男孩子，她叫蔚天威。

等到她渐渐长大懂事了，才明白为了蔚家、为了爹，她必须要变成阿弟，必须做个男人。

爹年岁大了，身子一天坏过一天，阿弟是爹唯一的儿子，也是蔚家唯一的继承人，若让爹得知阿弟死了，不但蔚家再也做不了城主，爹也会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而病情加重。

因此，奶娘和娘想了这偷天换日的方法，阿弟死的事除了奶娘、娘和她之外，就没人知道了。那时奶娘假藉相命之说，表示双生子的命格是相克的，必须分开抚养才能平安长大，要女孩山城到庙里修行，为父母、卫城祈福，而将男孩留在城里。

因此她以女儿身在大殿上拜别爹爹后，马上又被奶娘从后门带回来，开始扮演阿弟。

因为两人的脸孔几乎是一模一样，她只要将双髻改成辫子，再换上男孩的穿著，就不会露出破绽了。

当她的身子开始发育时，奶娘教她用宽松的衣裳掩饰她的身材。而对于她滑嫩的脸蛋和姣好的五官，嗓音也过于清亮，大家都只以为她是长得较斯文罢了，也不感到怀疑。

她幸运的瞒过了所有人的耳目，一直扮演著蔚天威，直到现在。

爹在她十六岁时过世了，她顺利的继承父业当上了城主。

多年来，这样的日子她早已习惯了，而明年她就二十岁了，届时她必须娶妻。关于这一点，应对的办法也想好了，她有个贴身婢女雪兰，雪兰是除了娘和奶娘外，唯一明白她真实身分的人，她会娶雪兰为妻来瞒过众人耳目。

这是上天给她的惩罚，也是她该替阿弟负起的责任。她没有自我，只有无尽的悔恨和永远也扛不完的政务。

既是为阿弟担责任，她有义务要使卫城更好；关于宗政日曜的邀请，纵使娘反对，她也要参加。在不了解宗政日曜的企图之前，她不能让卫城冒任何险。若娘执意反对，她也只好先斩后奏，先去了再说。

离天亮还有一段时间，蔚天真坐在床沿上想了好一会儿，才又躺回床上，睁大著眼眸，毫无睡意。

* * *

“芙蓉姑娘，你猜猜是谁来了？”一个小丫鬟急跑入玉芙蓉的香阁，高兴的放声大叫。

正在看书的玉芙蓉听到丫鬟的声音，放下书本抬起了头。

她长得极美，尤其她那柔中带媚、媚里又带娇的姿态，只要是男人，见了她，无不想将她搂入怀中爱怜个够。

她是迎禧阁的头牌，也是此行中的第一美人，身价自是不用多说了。若不是她看入眼的人，她是不会轻易接客的，即使来人腰缠万贯，也不见得买得到她的一个笑容。

会让丫鬟如此慎重来通告，那来的人一定是个大人物了……莫非是他？玉芙蓉连忙起身，高兴地问：“是不是城主来了？”丫鬟还未回话，一个富磁性的男声就先回答了。“马上就能猜出，芙蓉姑娘可真惦记著人啊！”冯云亲笑著走入香阁，玉芙蓉连忙上前迎接，不过她不是迎接冯云亲，而是冲进冯云亲身后宗政日曜的怀中。她小手攀上宗政日曜厚实的肩膀，翦水双瞳深

情的望著他，娇滴滴的抱怨著：“城主怎么那么久都没来看蓉儿，莫非是将蓉儿给忘了吗？”宗政日曜大手搂著香馥馥的娇躯，低头就在玉芙蓉雪白的颊上亲一下，微笑地回答：“近来政事较忙，所以没空前来。怎么，这般的想念我吗？”“听城主这么说，表示城主都没想过蓉儿，真教蓉儿伤心。”玉芙蓉不依地嘟起嘴，泪水迅速的盈满了眼眶，更显得楚楚动人。她知道只要她使出这一招，没有一个男人能不感动。

果然，宗政日曜忙将怀中美人抱紧，大掌安抚地轻拍著她的背，“蓉儿乖，我这不是来有你了么？”“真是不公平，我一样站在这里，为何就没人抱怨我不来看她呢？”冯云亲两手一伸，取笑著玉芙蓉。

玉芙蓉瞪了冯云亲一眼，偎在宗政日曜的怀中娇声反驳：“你一年来不到香阁几回，每次来，你和城主说话的时间都比看蓉儿还要多，摆明了不是来看蓉儿，蓉儿才不会傻得去等你。而且蓉儿心中就只有城主，等的也只是城主一人。”说完，小脸更加的紧偎宗政日曜的胸膛。

宗政日曜闻言大笑，“你这样的待客态度，可是会得罪客人的哦！”但她那一席话也让他听了十分舒畅。

“蓉儿除了城主之外，已经不再接待别的客人了。”玉芙蓉赶忙提起这件事，以表示她对宗政日曜的真心。

宗政日曜不置可否地笑了笑，放开了玉芙蓉，和冯云亲在椅子上坐下。他来此只是寻欢作乐，不想有太多的承诺。

玉芙蓉对宗政日曜不够热情的表现不太满意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她有足够的耐性和他磨，相信宗政日曜终会为她赎身，收她为侍妾的。

“快去将上好的酒菜端来，别怠慢城主和冯公子了。”玉芙蓉吩咐丫鬟，丫鬟忙下去准备。

她靠在宗政日曜的身边，笑道：“蓉儿听闻城主被推选为各城邦之领主了，蓉儿要向城主贺喜，恭喜城主位居万万之上，这天下将是属于城主的了。”嘴甜也是她讨人喜欢的原因。

“哦，这事你也知道？”宗政日曜扬起嘴角。

玉芙蓉看出了宗政日曜的好心情，她点点头，用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：“这件喜事天下人人皆知，蓉儿岂有不知之理？”宗政日曜放声大笑，将玉芙蓉揽在怀中。这女子的确明白如何讨他欢心。

“好甜的小嘴，难怪会让人时常惦记著，放不下心了。”冯云亲看著玉芙蓉，若有所指的道。

“是谁记著蓉儿而放不下心？冯公子，你说的可是城主？”玉芙蓉听了，忙迭声询问冯云亲，但她的眼睛却对著宗政日曜。

宗政日曜但笑不语，不过他看向玉芙蓉的眼底却有著明显的疼爱。他一向喜欢乖巧听话又柔媚的女子，而玉芙蓉恰巧符合他的要求，因此三不五时，他都会到迎禧阁来看看她，享受美人的柔情款待。

今天他带著云亲一同来，让云亲也能好好的放松一下。

丫鬟将酒菜送上后，玉芙蓉挥手让丫鬟退下，她亲自为宗政日曜和冯云亲斟酒。

“这第一杯酒，是祝贺城主成为天下的领主。愿城主事事顺心，尽展雄才大略。”玉芙蓉娇笑的饮尽杯里的酒，宗政日曜和冯云亲也爽快的乾杯。

玉芙蓉继续倒满了第二杯酒。“这第二杯酒，是希望炎城富强安乐，更愿天下太平。”说完，她毫不犹豫的喝下了酒。

之后，玉芙蓉又倒了第三杯酒。她脸儿潮红、眼波流转，娇羞地对宗政日曜说：“这杯酒除了谢谢城主和冯公子对蓉儿的爱护外，更希望岁岁如今朝，蓉儿能有幸服侍城主一辈子。”这愿望和冯云亲无关，他无所谓的喝下酒，而宗政日曜则是帅气一笑，没有正面答覆。

“你乖乖的待在迎禧阁，我有空就会来看你的。”“迎禧阁是烟花之地，城主忍心见蓉儿在此沉沦吗？蓉儿只想伺候城主一个人啊！”玉芙蓉不想听模棱两可的答案，遂大著胆子问宗政日曜。

好大胆的女子！冯云亲心中有些佩服玉芙蓉的勇气，不过他明白宗政日曜现在还没有纳她为侍妾的打算。

“但我喜欢现在这样子。你在迎禧阁吃好住好，也没有人敢对你不敬，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好吗？不需要改变吧。”宗政日曜唇边泛起笑意，看似不在意的回答，不过语气却不容人质疑。

玉芙蓉听到宗政日曜如此回答，也不敢再有所要求。她知道宗政日曜看似脾气温和，可是他的个性坚决，尤其不爱女人和他唱反调。所以她得慢慢来，不可以操之过急，以免引起宗政日曜的反感。

“城主既是如此说，蓉儿遵命就是了。”玉芙蓉半垂著眼，态度柔顺，而她知道自己这模样也很能引得男人的疼惜。

宗政日曜将玉芙蓉拥入怀中，点点她的俏鼻安慰她，“只要你乖乖的听话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来，笑一个，给我看看蓉儿最美丽的笑靥。”他温柔含情的嗓音，是任何女子也抗拒不了的。

玉芙蓉倚在宗政日曜的怀抱里，顺从的对他一展欢颜，让宗政日曜爱怜的忍不住低头吻上了佳人的红唇。

冯云亲见状只是笑了笑。宗政日曜本就是风流多情的贵公子，他的才貌加上慑人的权势，让他身边向来不乏女人。他光是纳入门的侍妾就有三位，还有十来位的贴身美婢和多名常有往来的红楼名妓。不过他从不强逼女子顺从他，这些女子都是心甘情愿的爱著他，也都觊觎著城主夫人的宝座。

但宗政日曜一直没有娶妻的念头，他爹娘都过逝了，没人逼他成亲，他乐得在众香国里优游度日，逍遥过生活。

如此的闲情逸致，真是羨煞了即将成亲的冯云亲。

冯云亲也是个风流人物，就算不提他傲人的家世，光凭他斯文俊逸的外表，也是红粉知己满天下。他非常喜爱到处游山玩水，过著自由自在的生活，只可惜好景不常，想到要面对的婚约，他就头痛。

冯云亲起身走出香阁，不打扰好友的美事。或许他也该找佳人们好好聚聚才是，把握这段最后的自由时光。

同是好友，两人的际遇却是截然的不同。

唉！上天真是捉弄人啊！

* * *

“城主，你来了。”

蔚天真到静楼旁的屋舍探视奶娘。在这世上，大概只有奶娘是真心的疼她，给她如母亲般的关爱，因此她常会抽空来看看奶娘。

“奶娘，你这两天身体好一点了没？背还会酸疼吗？”蔚天真关心地问。

“好多了。背疼也是老毛病了，时好时坏，不碍事的。”奶娘拍拍蔚天真的手笑道。

蔚天真做个手势让随从都退下，她扶奶娘到椅子上坐好，而自己则是

蹲在奶娘身前，她这动作表示她有重要的话要向奶娘说。

“奶娘，想必你已经知道宗政日曜送来邀请函的事了。娘和林大人都反对我去炎城，但为了卫城，我必须前去参加聚会。我决定不通知娘就出门，这一定会使娘非常的生气，所以我想请奶娘替我安慰娘，也请娘能谅解我这么做是为了卫城好。我会好好尽我当城主该尽的责任，不会让娘和在天上的阿弟失望的。”蔚天真真诚的对奶娘说。

奶娘心疼的抚著蔚天真消瘦的脸颊，这孩子受了很多的苦，夫人一直将小主人的死怪罪在小姐身上，不但没有给小姐一丝母亲的关怀，还从不给小姐好脸色看。而小姐也不留享受过年轻姑娘该有的生活，她不能嫁人生子，还要假扮男人过一生，小姐该是比任何人都苦啊！

当初她的提议完全是为了蔚家的利益，但却完全没有考虑到小姐的心情，只想到了夫人和自己，她是多么的自私啊！是她害苦了小姐的。

“小姐，奶娘真是对不起你，奶娘不该出主意让小姐代替小主人活下去，使得小姐受了这么多苦，这全都是奶娘的错！”奶娘眼里含泪，真心地忏悔。

“奶娘，你怎么这样说呢？这不是奶娘的错，我也不觉得自己苦，能代替阿弟活下去反而是我赎罪的一种方式，让我心里能好过点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早已习惯将自己当成阿弟了，我从来没有怪过你，真的！”蔚天真反过来安慰奶娘，伸手为奶娘拭去了眼泪。

多善良的一个女孩啊！可惜她的命运却是如此的悲苦……思及此，奶娘的泪水更是流不止。

奶娘的眼泪只会让蔚天真感到无比的沉重，她已经习惯自己所有的感受都锁在心中，不让情绪波涛影响自己。既是男人又身为城主，她没有哭泣的权利，蔚天真只是一个缥缈的灵魂，蔚天威才是她该扮演的角色。

“别哭了奶娘，我没事的。我很好，真的很好……”在安慰著奶娘的同时，蔚天真也像是在说服自己，她真的过得很好……* * *

“我决定今天要出发前去炎城参加城主聚会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，城里所有的事就交由林大人和伊大人全权负责。此次行程约会花费八、九日，最晚十天，我就会回城了。”大殿上，蔚天真用淡然却坚定的语气昭告臣属。

“城主，你这决定太仓卒了，为何事先没告知属下呢？”林大人面带惊愕的询问。

“此次聚会意义非同小可，不能小觑，因此我决定要亲自前往。而聚会的时间在五天后，时间紧迫，所以找必须即刻动身，卫城的事务就暂时拜托诸位了。”蔚天真看了众臣属一眼，起身准备离开。

林立郎不死心的再次出声阻止。“城主，此事还需要再商量，不可以冲动行事，请城主三思！”“林大人，我就是经过三思后才下的决定，城里的事就麻烦林大人了。”蔚天真向林立郎轻点点头，便在侍卫的簇拥之下走出大殿。

蔚天真早已调齐了人马在殿外广场上等著，她动作敏捷的上马，在众臣属的注视下领队出发。

“祝城主此行一路顺风，能带回丰硕的成果。”在伊应麟和多名臣子的齐声祝福中，蔚天真快马离开了。

她在心底暗暗发誓，她一定会为卫城带回好消息，向娘和众臣子证明她的决定是对的。

第三章

炎城里旗帜飘扬，城里百姓以欢悦的心情迎接各城邦之主到来，所表现出的富强壮盛也明白向各城主显示炎城的坚强实力。

聚会日期已近，多位城主陆续到达炎城，他们均被安排在聚英堂休息。

经过三天的路程，蔚天真一行人也在午时过后到达了炎城，住进聚英堂的卫馆。

一步入卫馆，就可以见到卫城的旗帜飞扬，如此的慎重其事，不但显示了宗政日曜对受邀而来城主的礼遇，也表明此次聚会的重要性。

蔚天真只带了约莫十人的侍卫前来，卫城不过是个小地方，她不愿太露锋芒。虽然卫城是独立又离群的城邦，但她会让众城主明白，卫城也愿意顺应时势共同遵守公约，以免引来不必要的纷扰。

当晚，宗政日曜款待已到达的城主，蔚天真也应邀出席，一见宗政日曜的真面目。

自信飞扬、威严慑人，这是蔚天真对宗政日曜的第一个印象。他的确有著统领天下的气势，莫怪能被推举为领主。

宗政日曜目光扫过在座的十名城主，这些城主大部分他都见过了，只除了卫城和万易城两位城主。

万易城的城主体弱多病，很少公开露面，大多是由大臣代替他参加各式的聚会。

而卫城则是因位置偏远，一向也是封闭自居。此次这两位城主能前来，真是非常的难得，宗政日曜也非常高兴。

万易城城主万道析是位年约七旬的老者，皱纹满脸、病容外露，几乎是枯乾得不成人形，可见他身体确实很差。

卫城城主蔚天威则是一名年轻男子，宗政日曜知道他年方十六便接掌了城主之位，直是年少得志。

蔚天威容貌细致，肌肤雪白，身形瘦削，有如弱不禁风的女子，若不是他身上散发著冷漠的气质，眉宇间隐含蓄有一股英气，他真会将蔚天威看成是美少女了。

只是……为何蔚天威身上那股冷寒的气质让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？那种阻隔他人关心的冷漠神情，不同于目中无人的冷傲，就像是雪地里的孤松，萧索又孤独。

若蔚天威是女人，这样的气质可是会吸引众男子注目呢。宗政日曜心中好笑的想。

晚宴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，蔚天真不爱与人交际应酬，她静静的用膳喝酒，对于主人的招呼和其他城主的敬酒，她是有礼以对，却不主动与他人攀谈。

她淡然的看著众人，由各城主的表现看来，她知道他们都对宗政日曜非常的服从。尤其现今前六强的城邦中，有五座城的城主参加了这个聚会，且对宗政日曜态度恭敬，由此可知宗政日曜的领主地位相当稳固，天下一统将是避免不了的趋势。

宴会结束后，侍卫护送各城主回聚英堂休息。

蔚天真回到卫馆后，摒退了宗政日曜派来伺候的婢女们，并下令没有她的指示，谁也不准进入内室。由于她没有带雪兰来，所有事她都必须亲力而为；何况处在外地，她必须更加小心，绝不能露出任何破绽使人起疑。

沐浴过后，她在镜前解开了略湿的发髻，一头长发披散而下，显出她的女子本色。

她拿著布巾拭干了头发，随即又束发为髻，镜里的人儿又变成了男儿身。为了预防万一，纵使睡觉时她也不能露出自己的女子身分。

躺在床上，蔚天真想到娘一定会很生气，不禁有些担心。虽然她尽力扮演好阿弟的角色，但城里的大小事，娘都要她以林大人的意见为主，她少能有自己的决定。这是她第一次公然反抗娘和林大人，但她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而是为了卫城，希望娘能明白她的苦心。

由于旅途劳累，蔚天真一反过去难以入眠的情形，过了一会儿便沉沉的睡去。

* * *

“大部分的城主都到了，想必明天所有的城主使全到齐了。”冯云亲喝了口酒。

夜已深，宗政日曜和冯云亲仍在水月亭喝酒谈事。

“嗯。万易城主万道析会抱病前来，是我意料中的事，而卫城的蔚天威会来，倒令我有些意外。卫城一向相当的封闭，上回各城邦推举领主的会议他并没有参加，也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，此次蔚天威会亲自前来，颇令人玩味。”宗政日曜思索著。

“蔚天威会来的理由很简单，就是惧于你的权势。卫城虽封闭，但还是要受领主统御，你若要卫城屈服，蔚天威就算不愿意，却也不得不服，否则若不小心引起了你的怒气，你的一句话就能使卫城陷入危境里。”冯云亲轻描淡写的说明。

“听你这么说，好像我是个暴君似的。其实除非必要，我是不会轻易动用武力的。不过城邦公约既出，我也不能坐视有城邦不遵守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想是蔚天威了解这个道理。”宗政日曜严肃的说道。他会做个好领主，自然也不能容忍有人违背律法。

“俊杰？以蔚天威的相貌看来，他倒十足像个美女呢！”冯云亲笑著提起。今晚晚宴他也在场。

宗政日曜点点头，很赞同好友的看法，“蔚天威确实生得过于标致，但他身上那冰冷的气质可就不像女子了。他才十九岁，等年岁再长些，多了沉稳的气势，便不会那么像女人了。”“这倒是真话。女人大多是娇媚柔美的，哪有女子会有如此冷漠的模样呢。”冯云亲不在意地笑笑。

冯云亲的话却提醒了宗政日曜，他不就曾遇见浑身冷冰冰、不语不笑的女子吗？回想起三年前那段瀑布前的奇遇，黑衣女子的面貌还深刻的印在他脑海里。她和蔚天威一样有棱角分明的轮廓，相同冷漠的大眼睛，同样抿紧的嘴，甚至连身形都很像……宗政日曜顿时发现蔚天威和那女子几乎是十成十的神似，唯一不同的是蔚天威是个男人。

冯云亲喝了口酒，见宗政日曜凝神沉思，不禁好奇他在想什么。

“哩，阿曜，瞧你两眼发直，在想什么？”冯云亲大手推了推宗政日曜，唤回他的注意力。

宗政日曜回过神，看了好友一眼，简单的提起三年前在乐山的那场奇遇。

“真有这样的女子？真是特别。我记得乐山靠近卫城，你可以查查看，说不定那女子和蔚天威有什么关联呢。”冯云亲笑著提议。

“查这事做什么？我身边又不缺女人。再说，这样冷漠的女子也不合我的胃口。”宗政日曜摇摇头。

冯云亲却不这么以为。“既不合你胃口，为何事过三年了，你还清楚的记得那女子的相貌身形？一般的女子都是温柔可亲的，冷艳的女人大多只是故作姿态罢了，而这样真正令人感到冰冷无情的女子我们都未曾遇过，这不会让你对她有好奇心吗？不会想探索她的内心世界吗？你不可能当真一点兴趣都没有。”“哈哈……听你这样说，就明白你对女人还没死心。但你的未婚妻是个大醋缸，想必你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了。”宗政日曜调侃好友。

提到这件事，冯云亲的脸色便沉了下来，他有些无趣的猛灌了两杯酒。

看好友这样，宗政日曜不免有些歉疚，“对不起，我不该提起这样扫兴的事来，我自罚三杯。”他执起酒壶倒酒，豪气的喝下三杯。

“就算你不提，这也是事实，有什么好抱歉的。我也陪你喝三杯酒。”说完，冯云亲也连喝下了三杯酒。

“可惜我们两人都有千杯不醉的酒量，根本无法一醉解千愁。”宗政日曜笑说，同时也将冯云亲逗笑了。“不过我很怀疑你会乖乖的听话娶敖儿儿。你一定已想好退路了对不对？快从实招来！”他逼问好友。

冯云亲眼里满是笑意，用力的拍拍宗政日曜的肩头，“真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为我们的默契乾杯！”他们两人各拿起一壶酒，就著壶口喝了起来，很快就将壶里的美酒喝光了。

“痛快！好久没喝得这么痛快了。”宗政日曜心情畅快，朗声说著。

冯云亲脑中灵光一闪，想到了个主意。他贼兮兮地道：“一个才智超群的人，若光是解决些简单的问题，那有什么挑战性呢。现在我有敖儿儿这个难题要解决，我们既是好朋友，我当然也要为你找个问题来难难你，这才公平。如何，你敢不敢接受考验？”好友是有福同享、有难同当，他怎能让宗政日曜吃好穿好，那么好过呢！

宗政日曜怎会不知冯云亲的意思。他可是很有信心，自认天下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云亲想考他就考吧。

“好，只要你提得出问题，我就有办法解决。你说说看。”冯云亲笑得不怀好意，老实不客气地说：“为难我的是女人问题，那就将两人的问题一样定在女人身上吧。你要做的就是驯服你遇到的那位冷若冰霜的女人，使她成为温柔可人的小女人，并甘心成为你的妻妾。怎么样，你敢接受吗？”“而你就驯服你的妻子，把她变成不吃醋、不发脾气，贤淑温柔的好妻子罗？”宗政日曜反问。

“当然。退婚是失信的行为，既然不能退婚，至少要治得了敖儿儿，使她从凶悍的野猫成为乖巧的家猫。而那个女人或许只是外表冰冷，当你得到她的心后，说不定她会变成一把烈火，热情十足呢！你的困难是找到那女子并赢得她的心，我的问题并不见得比你简单，两件事的难度是差不多的，很公平。”冯云亲下结论。

“我只在栾山见过她一面而已，经过了三年，万一她已经嫁人了怎么办？我可是不做强抢民女的事哦！”宗政日曜的兴趣被冯云亲引起了，这个挑战

越说就越像是一回事。

“若她已订亲或为人妻了，那当然就作罢。但她若还是小姑独处，就是你的问题了。”冯云亲回答。

“这算是赌局吗？”宗政日曜笑问。

“你要这么说也可以，不过把感情当作赌局就很杀风景了。就当是能力的考验好了，限定半年的时间，看看谁先达成目标。反正我俩文采、武功都比过了，都是不相上下，而男女感情又是最难捉摸的，我想天下间也还没人拿此来比试，我们就开个先例吧。”冯云亲分析得头头是道，觉得自己这提议真是好极了。

“云亲，我若没得到那栾山女子，不过只表示我逊你一分罢了；而你若降服不了敖儿儿，可是会赔上你一生的幸福。婚姻非儿戏，你可要想清楚才行！”宗政日曜是真的关心冯云亲。

“这你就别为我担心了。我冯云亲若真连个女人都驯服不了，怎配当上武林少主，将来怎么统管武林呢？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，你能不能找到栾山那名黑衣女子才是大问题呢！”冯云亲对自己可是信心满满。

“找人或许是件困难的事，但以炎城的势力看来，天下哪会有我找不到的人？而且我还有线索呢。”宗政日曜也很有自信。

“线索？你哪来的线索？”冯云亲疑问。

“就拣纳你的提议啊，从蔚天威身上查起。说不定这两人真有关系呢。”蔚天威和黑衣女子真是太像了，也许他真会查出什么来。

“那就祝我们成功罗！”冯云亲举起酒壶，两人相视大笑，互碰酒壶，这约定就此成立。

两人继续饮酒谈天，近天亮才各自回房歇息。

* * *

经过一晚的休息，蔚天真精神好了许多。她自行梳洗过后，便坐在床上闭口打坐。

服侍的丫鬟敲敲门，得到允许后才开门进入。她将早膳放在桌上，柔声的提醒，“蔚城主，请用早膳。”蔚天真张开眼，微微向丫鬟点点头，丫鬟这才退下。

她再闭口养神好一会儿后，才开始用膳。

明天就是聚会的日期，因此今天所有的城主都会到齐，晚上会有个洗尘宴，为明天的会议暖身。除此之外，今日就没什么事了，而她并不想找其他的城主闲聊，索性就留在卫馆休息。

蔚天真拿出随身带著的书本，心无旁骛的看起书来。

而其他同住在聚英堂里的城主都来到了大厅上闲聊，想趁此机会多交些盟友。

虽然卫城城主没出来，但众人也不甚在意。因为卫城不过是个偏远的小城邦，有这样的盟友非但不是福气，反倒是累赘。

午时过后，一阵阵笑语从外传入，蔚天真心想，大概又有城主任进聚英堂了。所发出的喧哗声越大，表示这位城主的势力也越大，而她能安静的待在房里看书，不受其他人打扰，可说是拜卫城不强盛之赐了。她自嘲地一笑，其实不论强弱，各个城主在宗政日曜这个领主面前的地位都是一样，因此真切说起来，谁优谁劣又如何能分得清楚呢？经过一下午的喧嚷，众城主都到了。华灯初上，洗尘宴也随之展开。

宴客厅上，宗政日曜位居首座，其余城主分两旁而坐，蔚天真被安排在宗政日曜身旁，这令许多城主感到惊讶，大家都想不通领主为何会对弱小的卫城另眼相看。

而蔚天真虽对这样的安排有著疑问，但她脸上仍是看不出任何情绪。如昨天一样，她只是静静的用膳，极少开口说话。

宗政日曜是为了再看清楚蔚天威，才会安排他坐在自己身旁。多看蔚天威一眼，他就越被他身上的冰冷气质所吸引，也让他更清晰地想起了黑衣女子。现在他心中还真是很渴望能再见到黑衣女子呢。

不过蔚天威一直闭口不言，让宗政日曜找不到话题可以和他攀谈。他不禁猜想，黑衣女子也是如此的个性吗？若真是，他必须改变她。既和云亲有了约定，他便不能认输。

“卫馆的环境你还满意吗？住得可舒服？”宗政日曜试著和蔚天威闲聊，这是他第一次和他说话。

蔚天真冷淡有礼的向宗政日曜点点头，简短回答：“很好，谢谢关心。”“蔚城主是第一次来炎城，不知对炎城的印象如何？”宗政日曜又问。

“富强安康。”蔚天真仍是很生疏客气的回话。

这蔚天威远真是惜言如金啊！宗政日曜感到好笑又很不服气，他一定要逼他多说些话才行。

“对于我此次邀请所有城邦之主来炎城聚会，你的看法如何？”蔚天真不明白宗政日曜怎会有那么多的问题，小小的卫城应是入不了他的眼里才对啊！

她压下了疑心，还是用一贯的淡然语气说道：“开创新局面。”好贴切的答案！宗政日曜不禁挑起眉头，再次好好地打量蔚天威。这蔚天威虽然年轻，却能简短又正确的说出他的心思，的确不简单。宗政日曜正想再和蔚天威交谈，以多了解他一些，数名城主此时纷纷向他敬酒，中断了二人的谈话。

这正合蔚天真的意思，她不愿引人注目，只想做十五名城主里最不起眼的一位。她来此的目的，也只是想明白宗政日曜要如何领导各个城主罢了。以卫城的条件，她应该受到较冷淡的对待，否则也该和其他的城主一样，而不是让宗政日曜特别的关心照顾。

为此，她得更小心言行，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。

其他城主接二连三的和宗政日曜招呼攀谈，让他无法同蔚天威说话，不过他有留心蔚天威的举动，发觉他真是异常的冷漠，只是静静的用膳喝酒，对外在的事物也显得漠不关心。

蔚天威若真是这样无动于衷的人，应该是不会来参加聚会的，不过他来了，想是心中另有考量，这显示出他的深思远虑，能看清未来的发展。

而蔚天威转动的眼眸是否也表示他内心不平静呢？宗政日曜很是好奇。这些年来，他还未遇上让他无法看透的人。而越是不明白蔚天威的心思，他越是要弄明白，未来几天，他可要好好的认识认识蔚天威。

洗尘宴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，明天就是重头戏上场了。

在众城主离开时，宗政日曜还特别向蔚天威点点头，脸上扬著令人难以理解的笑容。

蔚天真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，但也有礼的点头回应，淡然的随众城主回聚英堂。

或许是因为上回的聚会她没参加，才会让宗政日曜这样的看重她吧！

蔚天真如此分析著。

幸而聚会时间只不过三天，三天后她就可以回卫城了，否则宗政日曜过分的关怀，真让她无法适应呢！

宗政日曜是个今人印象深刻的男人，她想自己大概很难将他忘记。

* * *

“主公，今晚可要人伺候？”南襄为宗政日曜脱著外衣。

宗政日曜摇摇头，“不必了。”虽然昨夜几乎没睡，今晚又宴请众城主，可是他并不觉得累。若不是云亲有急事，今儿个一早就离开了炎城，今晚他还真想再和云亲聊个通宵呢。

这时，一阵轻巧的脚步声传来，身穿粉色华丽衣裳的娇小美人扬著柔嫩的嗓音，盈盈行礼，“梅儿见过主公。”说完就扑进了宗政日曜的怀中。

宗政日曜抱著美人，皱眉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主公已经好几天没来丽色园了，梅儿好想念主公，就主动来看主公了。”李梅儿抬脸看著宗政日曜，娇滴滴她笑说。

她是宗政日曜的第三位侍妾，也是炎城首富李道的女儿。当初李道为了巴结宗政日曜，就将庶出的小女儿送给他为侍妾。李梅儿貌美无双、娇媚万分，而她一见到宗政日曜，便爱上了高大英挺的他，甘愿成为他的侍妾。

宗政日曜懒懒的揽著李梅儿，“这些天我很忙，所以没去丽色园。过几天我会去看你们，你先回去吧。”说完，他便毫不恋栈的推开她。

李梅儿哪肯这样就离开宗政日曜。这几天没见到他来，她好担心他又有新欢了。丽色园里除了她之外，还有蝉夫人和秋夫人，另有多名侍寝的美婢，这些人都会影响到她的受宠。

她很讨厌和那么多女人一起拥有主公，她总希望主公能疼她多一些，因此她常主动向主公示好，甚至违反规定的私出丽色园来找主公，不过是祈望主公能多看她一眼，更加宠爱她。

“主公，今晚就让梅儿留下，好不好？梅儿有好多话想和主公说呢。”李梅儿娇柔的赖在宗政日曜胸前撒娇。

“你明白我的寝室从不留女人过夜。乖乖听话，快回去吧！”宗政日曜略沉下脸，不爱听到李梅儿如此的要求。

李梅儿的小嘴嘟了起来，难道她的媚功用得不够，不能使主公破例吗？她身子更加贴紧了宗政日曜，小手攀上了他的肩头，“主公，您真忍心赶梅儿走吗？”宗政日曜真的不耐烦了。丽色园有一定的规矩，以往李梅儿常违反规矩的私出丽色园找他，他都尽量不予计较，但现在她越来越得寸进尺，实在令他很不快。他脸色冷硬地一把拉下李梅儿的手，将她推离三步远，双手抱胸，语气也变得严厉，“下去！以后没我的命令，不准离开丽色园。”李梅儿被宗政日曜冷酷的神情吓了一跳，不敢再说什么，眼里含著泪，颓丧的快步离开。

“南襄，吩咐下去，看好丽色园，别再让她到处乱跑。”宗政日曜拧著眉头下令。

“是。”南襄忙拱手回答。

“若是黑衣女子的话，她定是不会如此烦人。”宗政日曜喃喃自语。

南襄听到了主公的话，有些好奇的询问：“主公，您可是另有中意的女子了？不知是哪位姑娘有此福气？”宗政日曜转头看著南襄，好笑的摇摇头，“我若知道她的名字，就不用在此相思了。可惜我只知道她穿著一身黑衣裳，

冰肌玉骨、既冷又美，使人无法忘怀。南襄，你若真能为我找到这个黑衣女子，要天大的赏赐都有。可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说完，他挥挥手要所有人退下，准备歇息。

南襄听令的退出寝宫，但主公的话仍盘旋在他心上，挥之不去。那名黑衣女子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竟能让主公如此看重，思念不已。

他一定要设法打听出来才是。

第四章

在庄严的会议殿内，为首的仍是宗政日曜，各城主依序分坐两列。不同于昨晚洗尘宴的轻松欢乐，今天的气氛是严肃的。

宗政日曜向十五名城主公布了他所制定的城邦公约，其中的所有规范都是仔细的考量了各城的情形，经过谨慎的研究之后才订定出来的，且每条律法都订得合情合理，既能规范城邦间的行为，也不损各城主的威严，让各城主能因各地之异而另有自己的规条。

公约上也注明了领主可拥有调动各城军队的权利，并大略分析了各城的兵力。

造让各城主更是心惊于宗政日曜的能力。他真是掌握了所有城邦的机密！若还有什么人不服他的，在这时也是心悦诚服了。

此外公约上也明订，每年各城主都要到炎城聚会一次，可以制定新的公约，也可以废除一些实行上有问题的公约，聚会时间则是由领主决定。

每位城主手中都有一份公约，有的城主是逐一推敲，也有些城主聚在一起相互研究著，毕竟这关系著众城邦的一切利益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

“各位，我已将所有公约都解释得很清楚了，各位有一整日的时间可以和同行的臣子研究讨论，有任何的意见也可以提出，在日落之后，请做出最后的决定。”宗政日曜朗声说著。他留有时间让大家能将所有公约条款看清楚，并提出质疑，但他有信心，这份公约会无条件通过。

蔚天真看著手中的公约，大部分她都无异议，但看到“各城邦间需互通有无，尽力使物尽其用，货畅其流，不可垄断或是固步自封。”这条时，她有些迟疑了。

卫城一向自给自足惯了，人民真能放开心怀和外地人交流吗？这么做会不会带来困扰呢？她要好好想想才是。

用午膳时，众城主因挂念公约之事，每位都吃得心不在焉；蔚天真也吃得很少，脑子里都是公约内容，无心用膳。

她这回没带谋士同来，而且老实说，卫城也没什么谋士人才，所有的优劣仍是要她自己考虑。她来炎城已是惹得娘动怒，若签下这份公约，娘和林大人一定更是反对到底。但这是公众的决定，也是时势所趋，卫城真能避得开这样的潮流吗？一时间，蔚天真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

掌灯时分，大殿中央摆了一张桌子，桌上铺了块洁白的绢布，上面已事先写上各城邦之名，等著城主签下名字。

“经过一天的考虑，相信各城主都有所决定了。若没有疑问，就请在绢

布上留名确认。”宗政日曜说完便大步的走向桌子，提笔在绢布上龙飞凤舞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
其他城主跟著写下自己的大名，最后终于轮到了蔚天真。她提起笔，毫不犹豫的在卫城城主之下写上了“蔚天威”三个字。

管事将绢布上的墨水吹乾，呈给了宗政日曜。

宗政日曜很满意的看著绢布，高兴的宣布，“众人都签了名，那便表示对此公约无意见。从现在起，城邦公约便正式实行，天下万民都必须遵守，以期消弭狼烟，共享太平。”众城主闻言都热烈附和，相视而笑。

蔚天真脸上仍是一派的冷淡。她知道自己这决定是对的，纵使回卫城后会掀起轩然大波，她得面对多数臣子的反对，还有娘的苛责，但是为了使卫城更加富强，人民能得到更好的生活，她势必如此决定。

虽是如此，她脸上犹然没有轻松的笑容。从八岁发生那件事起，她便不知道什么是笑了，喜乐对她而言是遥远的事，求得心灵的平静才是她最需要的。

宗政日曜的眼神一直没离开蔚天威，如此欢欣的时刻也没见到他的笑容，难道他真是一个不懂高兴、快乐的人吗？宗政日曜忍不住走上前询问，“城邦公约通过了，你不高兴吗？”蔚天真不明白宗政日曜为何有此一问，她摇了摇头表示不是。

“那为何见不到你的笑容呢？”宗政日曜微笑地又问。

望著宗政日曜，蔚天真淡然回答：“我的笑容在心里。”说完，她便马上离开宗政日曜的身旁。这虽是很无礼的动作，但她真不想面对宗政日曜的过于关心。她的直觉告诉她，她该尽量远离宗政日曜。

看著蔚天威逃避的举动，宗政日曜对他更感到好奇，也更想明白他这个人，因为黑衣女子可能也是这样的个性。他虽没和黑衣女子谈过话，但她冰冷的态度和蔚天威简直一模一样，这让他很感兴趣。而且他还要从蔚天威身上找线索呢!!!

* * *

“打听的结果如何了？”南襄问著两名刚回来的手下。

“侍卫长，在城里的万宝楼有个新挂牌的姑娘，名字叫冷若霜，总是穿著一身黑衣见客，听说长得是美艳无比，但为人冷漠也不爱笑。这是属下唯一找到爱穿黑衣的女人了。”侍卫之一回答道。

南襄低头想了想，一样是穿黑衣，人生得美，性子又冷，正符合主公说的条件，应该便是这女子了。主公近来没踏出过炎城，所看到的女子也一定是在炎城里；而那冷若霜又喜一身黑衣打扮，应该八九不离十了。就算不是，如此有个性的女子也正好可以让主公换换口味，主公该会喜欢的。

南襄经过一番考虑之后，他点点头，正色的交代手下：“去将那位冷若霜姑娘请入宫来，明白告诉她入宫是要伺候主公的，这是天大的恩惠。你们一定要将这事办妥，不得有误！”“遵命！”两个手下退下去办事。

南襄一向自豪能为主公分忧解劳，现在他费心找来这女子呈给主公，相信主公一定会喜欢的。

想著想著，他不由得开心的笑了。

* * *

了亮的号角声响起，宗政日曜和十多名城主骑在马上，均是一身轻便骑装。

昨天将公事处理先后，今天宗政日曜便安排和诸位城主到城外的林子狩猎。除了万易城主身子有病要休息之外，其余都受邀参加狩猎，顺便增进与其他城主的感情。

队伍里当然是以宗政日曜最引人注目了，他骑著骏马，豪迈的气势将所有在场的男人都比了下去，而瘦高冷漠的蔚天真其俊美的长相、冷酷的神情，也吸引了不少目光。尤其年轻的她夹在一群年长的城主之间，更显得突出。

其实蔚天真是想参加的，但宗政日曜似乎不容人拒绝，她若强说不去，也显得太过于小家子气了，所以她只好奉陪。

幸而骑马打猎对她来说不是难事，自小便扮演著男子，当然也将男人该会的事全学会了。她也有练武，功力虽称不上高深，但足以自保。

在号角声中，宗政日曜领队出发了！

炎城外的树林里有很多野鹿和樟子，狐狸、野猪、野雁也不少，要满载而归不是难苦。

而今晚众人就住在树林子里的狩猎行宫，明几个再回炎城。

众城主今天都是带著自己的侍卫同行，进入树林后，众人便分开各自找寻自己的猎蔚天真箭术颇佳，连射中了两头野鹿和三只野雁，让随行的侍卫都出声夸赞。

“你们先将这些猎物送到行宫，我自个儿在树林里逛逛再过去。”她淡淡吩咐著属下。

“城主，恕不用属下们保护吗？”侍卫长关心的问起。

“不用了，树林子里都有炎城的守卫，不会有闲杂人进入，我不会有危险的，你们先走吧。”蔚天真下令。

侍卫们听令，恭敬的先离开了。

蔚天真骑著马在树林里闲逛，如今只有她一个人，让她的心情轻松不少。

明天晚上还有一场庆祝晚会，之后大家就要分道扬镳踏上归途了。她也希望能早点回到卫城，城里还有许多事等著她解决呢！光和娘解释城邦公约，就可能要花费她许多时间和口舌。那绝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却是她该负起的责任，沉重、艰苦却永远也卸不下的责任！

潺潺流水声吸引了蔚天真的注意，她循声找到了条小河流。她下马让坐骑喝水，一个人沿著河岸散步。当她看到河中有块突出的平坦大石头时，她马上提气，灵巧的飞掠过水面落在石头上，而后盘膝坐下，闭眼打坐静思。

她最喜爱在水声中打坐，淙淙的流水声总能洗涤她的思绪，使她的心境更澄明。

她整个人沐浴在阳光下，微风吹起她的衣袖，冷漠的神情和黑色的衣裳让她看起来像是尊冰雕人像，绝美而冷入人心。

当宗政日曜走到河边时，看到的便是如此的蔚天威，他当场就看傻眼了。

太像了，真的是太像了！若再加上一片水气，眼前的情景就和他三年前所见的一模一样！

唯一不同的是，眼前这人是男人。宗政日曜可以肯定黑衣女子和蔚天威必有关联，因为他们两人实在是太相像了。

蔚天真察觉到有人在场，连忙睁开眼眸，大眼对上宗政日曜的黑眸。

“你一定有姊姊或妹妹，对不对？”宗政日曜忙不迭的问。

蔚天真听到他这突兀的问题，不明白宗政日曜为何有如此想法，反问道：“为何这么说？”“我曾见过一个女子，她几乎长得和你一模一样。那时她也是穿黑衣裳，同样是坐在石头上打坐。世上怎会有如此相像的人？除非她是你的姊妹。”宗政日曜说明。

听他这样一说，蔚天真的心跳立刻加速。难道宗政日曜见过穿女装的她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可是他所形容的女子明明就是她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是这世上真有同她如此神似的人？她又要如何回答他的问题呢？这不过是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为何蔚天威要想这么久？宗政日曜心中满是纳闷，难道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？蔚天真看到宗政日曜怀疑的目光，心想自己再不回答，他可能真要起疑了。况且就算她不说，他派人调查一下也会明白的。

她用平静无波的声音回答：“没错，我是有个姊姊。不过家姊早在八岁时就遁入空门了，领主所见的女子应该不是家姊才对。”宗政日曜听了大失所望，既然如此，那他见到的那名黑夜女子就不是蔚天威的姊姊了。

可是，这世上哪有如此相像的人，而且是连气质都那么相似，真让人无法置信。

“令姊在哪座庙宇修行？”宗政日曜再问。他想弄清楚一切的事情。

“在卫城附近一座山里的庙宇。领主，你所见到的女子定是别人，和家姊没有关系。”蔚天真再次强调。

“是不是栾山？”宗政日曜紧追著问。

蔚天真心惊于宗政日曜的紧迫盯人，另一方面而又惊讶他所指出的地点。宗政日曜怎么知道栾山这个地方？难道他真见过穿女装的她？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啊！

自八岁以后，她换回女装的次数寥寥无几，最近的一次是三年前，她以看姊姊的名义同奶娘入山祭拜阿弟，在庙里住了几天，其中有天她曾换上女装到瀑布前打坐静思，而那时……她想起来了！那时曾有个男人在对岸直盯著她，久久都不离开，而她因不愿被打扰就先离开了。对那名男子，她只是匆匆一瞥，根本没刻意记住他的面容。莫非……那男人就是宗政日曜！？蔚天真脑中轰然作响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老天，她该怎么办？她该怎么应付宗政日曜不断提出的问题呢？十多年来第一次，蔚天真的脸上出现了冷淡以外的表情——紧张无措。

宗政日曜有著蔚天威脸色的变化，察觉到自己问的问题似是带给了蔚天威很大的震撼。

他惯有的冷漠不见了，代之而起的是惊疑不定。为何蔚天威会有这样的表情呢？嗯，他和黑衣女子的关系是越来越可疑了。

蔚天真只失魂了一下子，多年的训练下来，让她很快就稳住自己的心神。目前她该快快的摆脱宗政日曜才是。

“我和家姊多年没联络，因此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。很抱歉无法给领主确定的答案。”蔚天真又恢复了冷漠的神情。

“她是你姊姊，你怎可能不知道她在哪里呢？”宗政日曜无法相信。

蔚天真反应很快的说：“不知领主可听过双生子要分开抚养才能平安长大的说法？为了这个原因，姊姊从小就被送到庙里修行，我们也渐渐失去了联络。其实只要姊姊过得好，知不知道她在哪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宗政日曜看著一脸冷漠的蔚天威，他的说词听起来是非常的合理，但不知为何，他

就是无法全然相信蔚天威的话，总觉得事情另有蹊跷。

蔚天真不再管宗政日曜脸上有何表情，她站起来，轻盈的一跃回到岸边，走到坐骑旁俐落的上马，淡淡地道：“领主，在下先走一步了。”说完，她便策马离去。

宗政日曜没有出声阻止，因为他被刚才自己所发现的一个事实惊呆了。现在他能断定那黑衣女子就是蔚天威了！

蔚天威刚才跃回岸边的姿态，和那黑衣女子完全相同，世上绝不会有这么相似的动作。

不同人练同一套武功，也许招式一样，但使出的姿态未必会相同，就好比每个人的走路方式、坐姿都会有所不同。那黑衣女子给他的印象很深刻，他很清楚的记得当时她的一举一动，尤其她优雅灵巧的飞跃姿势，他看过一次便很难忘记。而刚刚他在蔚天威身上看到相同的灵巧优雅，那股神韵是无法模仿的。况且蔚天威那种体态，分明就是女子所有。

错不了！宗政日曜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他绝对能清楚的分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。

但问题是蔚天威是个城主，女人能当上城主吗？而看蔚天威骑马、喝酒、打猎的模样，却又不像女人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许许多多的问题如潮水般一波波涌入宗政日曜的脑里，他被弄糊涂了；这是第一次他被难倒了。

可是，他不会被打败的。他绝对要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这件事已经引起他极度的兴趣，他不会放弃的。

蔚天真在树林子里策马狂奔，心底有种不好的感觉。宗政日曜似乎看出什么了，这会对她不利吗？现在她也只能祈求剩下的两天能平安度过了。

* * *

经过一天的狩猎，几乎所有的领主都是满载而归。晚上在行宫的露广场上，仆人将野猪野鹿洗净挂在火上烧烤，浓郁的香味引得人肌肠辘辘，再加上美酒，让众城主是笑逐颜开，广场的气氛甚是热络。

相对于众人的欢欣，蔚天真的神情更是冷凝。

她又被安排在宗政日曜的身旁，而且她能感觉到宗政日曜老盯著她。他锐利又深究的目光看得她有些心慌，她只能力持镇静，尽量不动声色，以免露出任何破绽。现在宗政日曜对她只是怀疑，并没有任何的证据，只要她顺利度过明天，便可以安然回卫城了。

宗政日曜忍不住一再的看向蔚天威，看他的一举一动与平常无异，让他不禁佩服起蔚天威的冷静。但蔚天威越是冷淡，他就越认定有问题；他的好奇心和兴趣已经全然被蔚天威挑起，不弄清楚他绝不放手。

切了块山猪肉送到蔚天威的盘里，宗政日曜笑道：“蔚城主，男人的胃口该是很大的，再加上一天的打猎活动，也应该很饿才对，怎么你却吃得那么少，像女子一样？多吃点才像是大男人啊！”蔚天真怎会听不出宗政日曜是话里有话，但她向来食量就不大，不可能吃完这块山猪肉的。她吸口气，平静的回答：“谢谢领主的盛情。只是还有许多的城主需要领主招呼，领主不该怠慢其他的客人，天威会照顾好自己。”“这是蔚城主首次出席聚会，身为领主的我当然要多关心蔚城主啊！否则才真是怠慢了贵客呢。”宗政日曜也是理由充足。

真避不过他过分的关注，她索性就不避了。蔚天真坦然的面对宗政日曜，开门见山地问：“领主是否对天威有意见，还是有什么疑问呢？”“蔚城

主为何有此诉，莫非是蔚城主对自己有所怀疑，还是有什么隐情？”宗政日曜反问，锐利的眼神似是想看透什么。

蔚天真知道宗政日曜是在套她的话。他太聪明了，两人再说下去，她定会露出破绽给他捉到。于是她马上执壶倒酒举杯敬宗政日曜，“现在既是轻松的欢乐时光，实在不适宜聊这样的问题，何不喝杯酒，和众人共享这明月星辰呢。乾杯！”她举杯一饮而尽，显出了男人的豪爽。

这蔚天威果真是头脑聪敏之人，马上就用话堵去了他的询问。面对这情形，就算宗政日曜有许多的疑问，也只能放在心中。不过他不会就此认输的，他总有办法得到他想知道的答案。

此时，仆人送上了烤好的鹿肉，几位城主因为他们今天玩得很愉快，纷纷过来向宗政日曜言谢。这些外来的打扰，也化去了宗政日曜和蔚天真之间的暗潮汹涌，让蔚天真暗暗的松了口气。

和宗政日曜在一起的时光其是难熬，她很庆幸只剩明天一天了，否则她真担心自己会无法全身而退。

没等到宴会结束，蔚天真便以疲累为由，先离开了广场。

她需要静下心来喘口气了！

* * *

隔天早上回炎城时，众城主虽是略显疲态，但还是神采飞扬。晚上有一场庆功会等著他们呢！

庆功会是要庆祝城邦公约的实行，因此有别于洗尘宴的温馨和乐，到时除了有丝竹助兴外，也会有歌舞表演。

蔚天真看著行囊里的黑色衣裳皱眉，她不想再给宗政日曜黑衣女子的联想，但她向来都穿暗色衣裳，此次带来的衣裳以蓝、黑为主，现在只剩下两套乾净的黑色衣裳可以穿了。

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，蔚天真拿起其中一套黑衣换上。反正这是在炎城的最后一夜，小心点应该就能平安度过的。

在婢女的引领之下，她来到了欢乐厅。欢乐厅是宗政日曜用来举行大型宴会的地方，一步入便可感受到它的富丽堂皇。高耸的屋顶，雕龙刻凤的梁柱，编织华丽的地毯，和有象牙玉石雕饰的桌椅，这样的大气派让各城主开了眼界。

想当然耳，蔚天真又被安排到首座之旁。

各城主陆续入座后，宗政日曜地出现了。只见他一个挥手，晚宴便开始了。

丝竹声响起，十来名美貌的姑娘手执花篮走入随乐起舞，花香和著脂粉的香气立时充满了大厅，看得众城主欢心大悦，喝采之声四起。

又是如此的场面。蔚天真冷冷的看著眼前的景象，男人的欢乐都是建筑在美食、美酒之上，她还未见到有例外的，这实在是使她提不起劲来。

宗政日曜直盯著身旁的蔚天威，为他完美的侧面所迷惑。若除去他身上的英气和冷漠，蔚天威明显就是个女子了。那么，蔚天威是否真如他所想的是个女子呢？经过昨夜的一番思考，宗政日曜越想越觉得蔚天威就是他所看到的黑衣女子。虽然蔚天威不肯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但他认为自己的直觉没有错。

眼看明天蔚天威就要离开炎城了，若不在他离去前将事情弄明白，等他一离开，要查这事就困难了。他已被蔚天威引出了好奇心，尤其是这接二

连三的谜题，让他更想早日再见到黑夜女子。不管蔚天威是不是黑衣女子，他都要从他身上查到黑衣女子的下落，不找到人，他绝不罢休！

而如何让蔚天威在炎城多留数日，便是目前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。

第五章

夜色越深，欢乐厅里的气氛便越热烈，劝酒声四起，伺候的佣仆也忙著呈上美酒，让众城主喝个痛快。

“蔚城主，你如此年少就能成为一城之主，真不简单，我敬蔚城主三杯当是贺喜。”宗政日曜笑著说道，豪爽的喝乾了三杯酒。

蔚天真不明白宗政日曜今晚怎么老向她敬酒，不过她的酒量不差，遂也大方的回了三杯酒。

“想不到蔚城主酒量如此之好，本城主真是高兴遇到了酒伴。来，今晚我们就喝个尽兴。”宗政日曜原是有意将蔚天威灌醉，让他明日无法离开炎城，不过他没想到蔚天威的酒量那么好，一壶壶酒下肚仍是面不改色，于是他的灌酒行动更是积极。

蔚天真面对宗政日曜的热烈相邀，只好勉为其难地接下，一面也暗自运气，希望能将酒气尽速的排出体外，以免醉倒了。

几位城主见宗政日曜和卫天真喝酒的豪劲，也兴致浓浓的加入，大口的灌入黄汤。

“领主，炎城的汾酒虽是天下有名，但我浚城的肴酒也是冠绝一方。我带了几壶来，请领主和各城主尝尝看。”浚城城主尧朗站出来大声的宣布。

各城主纷纷附和，宗政日曜也点点头笑说：“欢迎，欢迎。久闻肴酒的大名，今天终于有幸喝喝看了。”浚城的侍卫连忙下去取酒来。

蔚天真听了却有丝著急，她酒量是很好，但她只要同一时间喝了不同的酒，定是马上就醉了。

汾酒已是后劲很强的酒，再加上同样浓烈的肴酒，这一混合……蔚天真不敢往下想，为了不失态，她绝对不能喝肴酒。

婢女接过侍卫带来的肴酒，为领主和每位城主都倒满了一杯。

宗政日曜闻了下酒香，微甜不呛鼻，确是好酒。他举杯向众人邀道：“乾杯！”众城主也举杯同声道：“乾杯！”蔚天真也举起杯子，不过只是作势沾了下唇便放下。

“喂，蔚城主为何没乾杯呢？”宗政日曜注意到蔚天威的酒杯还是满的，故意朗声道。

此话一出，众城主全将注意力放在蔚天真身上。

“蔚城主不喝完，是不是嫌肴酒不好喝呢？”尧朗立刻询问。

“尧城主别误会，在下绝无此意。”蔚天真向尧朗解释。

“那就喝完啊！尧朗见蔚城主好酒量，还想好好和蔚城主喝两杯呢！”尧朗粗声说道，旁边的城主也都起哄著。

事已至此，蔚天真只好硬著头皮和尧朗喝了三大杯酒。

“好啊！”叫好声此起彼落，众人又继续饮酒作乐。

蔚天真努力的运功吸气、吐气，却也阻止不了酒气上冲，不一会儿，她的头便沉重了起来，眼前的景物也开始变得模糊……不行，她快支持不住了！蔚天真有些踉跄的起身，强撑著身子向宗政日曜告辞。

见蔚天威真的醉了，宗政日曜暗自高兴计谋得逞，自是同意他回房歇息，还要左右服侍的侍卫送他回去。

而蔚天真为了避免在外人面前失态，便婉拒了宗政日曜的好意，自行回房。

蔚天真步履不稳的走向聚英堂，脚步越来越沉重。因为怕在中途醉倒不起，她选择了走捷径。她记得穿过庭园便可回到聚英堂，于是她扶著两旁的树木走入花园里。

突地一个踉跄使她几乎跌倒，幸而她的手勾到旁边的树干稳住了身子，但她头上的发带却被树枝勾到了，一头长发顿时倾泄而下，而意识已不清的她根本没注意到自己的头发已披落。

跌跌撞撞的走了几步，她也在花园里迷失了方向。酒意持续地上升，她在醉眼蒙眬之下，更是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

就在她要醉倒之际，一阵凌乱的脚步声走近她，接著便有人大声叫道：“人找到了！”蔚天真极力想睁开眼眸看明白，却力不从心的摔倒在地。她最后的记忆是数支火把直照著她，好像有人在向她说话，而她没听清楚就醉昏过去了。

* * *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报告侍卫长，姑娘找到了。”

“找到了就好。现在快将她梳洗一番，主公快回寝宫了，动作快些。”

“是，侍卫长。”

两个手下依著南襄的命令，将找到的黑衣姑娘送到婢女手中，让婢女她梳洗打扮。

“喂，这姑娘怎么醉得这么厉害，等会儿如何伺候主公呢？”其中一名婢女问。

“八成是因为紧张，才会喝酒想镇静些，一不小心就喝醉了。”

“听说这姑娘是万宝楼的名妓呢，出道不久，身子还是乾净的。”

“就是因为还是乾净的才敢献给主公啊。快为她洗净身子，别误事了。”

蔚天真在热水的刺激下醒了过来，不过还是脑袋昏沉、四肢无力。她努力张开眼睛，看到三、四名女子在她身边，而自己竟是一丝不挂的坐在浴池里让她们净身。

“你……你们在……做……做什么？”蔚天真想大喊，但由喉咙发出的声音却像蚊鸣。

想挣扎，身子却是软绵绵的便不出任何力气。

婢女才不管蔚天真在说什么，忙著为她净身，帮她拭乾了身子后，就替她穿上了特别准备的黑色肚兜，并披上黑色薄纱罩衫。随后婢女们扶她坐在梳妆镜前，一个婢女拿著脂粉在她脸上涂涂抹抹，接著又将她一头长发梳成了个简单的髻再系上丝带。

“你们将她打扮好了没？”管理婢女的王嬷嬷走入房里问道。

“王嬷嬷，一切都打点好了，可是这姑娘喝醉了。”一位婢女回答。她将蔚天真扶到王嬷嬷身前。

“那不碍事的。”王嬷嬷抬起蔚天真的脸蛋看了下，“果真生得标致。这姑娘净身后，你们可有为她抹上香露水？”这是伺候主公前所要做的准备。

婢女们都点点头。

王嬷嬷指挥婢女将蔚天真扶到床上躺好，再拿出一个白玉瓷瓶，沾了些瓶子里的药水喂到蔚天真嘴里，再拉好她身上的衣裳，这才满意的点头，和所有的婢女退出房间。

“王嬷嬷，如何了？”南襄守在房门外，见王嬷嬷和婢女们走出，忙上前问道。

“侍卫长，我王嬷嬷做事，你可以放一千个心。我们已经将那姑娘打扮得漂亮又美丽，还让她喝了迷情水，我敢拍胸脯保证，等会那姑娘的表现一定会使主公满意的。”王嬷嬷自信十足的回答。

“那就好。只要她能得到主公的欢心，我一定不会忘了王嬷嬷的好处的。”南襄对王嬷嬷感激她笑著。

“若没其他的事，我带婢女们下去了。”王嬷嬷向南襄点点头，领著婢女离开。

南襄走到寝宫门口等著主公回来。

庆功宴在近半夜时结束了，所有的城主都醉酿酿地回房休息，众人都喝得很尽兴。

宗政日曜只是微醺，他有些疲累的回寝宫，才刚走到门口，南襄便迎上前来。

“主公，您回来了。”“嗯。已经这么晚了，你也可以下去休息了。”宗政日曜边走入内室边交代。

“主公，属下找到了个黑衣女子，人就在怡花轩里，请主公见见。”南襄躬身禀报。

“我不过随口提提，你竟也能找人来。南襄，我不知道你的办事效率这么的好。”宗政日曜听了觉得好笑，忍不住调侃道。

“南襄只是想为主公分忧罢了。不过主公会不会喜欢，属下就不知道了。”南襄有些不好意思地回答。

“看在你的用心上，我就去看看好了。”老实说，他现在满心都是蔚天威和黑衣女子，对其他的女子都没有兴趣。不过南襄的忠心让他感动，他就勉为其难见见那女子好了。

怡花轩就在他的寝室旁，宗政日曜一步入轩内，就闻到阵阵香味，他明白那女子已净过身，并抹上了香露水。只是这女子竞选在床上见他，胆子未免也太大了。

宗政日曜大手掀开纱帐，就见到一个身穿黑纱衣裳的女子躺在床上，薄薄纱衣下只穿了件黑色镶金边的小肚兜。纤细的身材是略显单薄，但玉体横陈的模样的确够诱人，这女人已经成功的引起他的注意了。

她的脸蛋被发丝遮掩，看起来像是睡著了般。宗政日曜正想上前拨开发丝看清她的相貌时，她嚶哼一声转过头，无瑕的脸蛋完全显露出来。

宗政日曜立时怔在当场，是她，真的是她！

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慢慢的回过神，脸上的表情由呆愕转成了狂喜。日思夜想的女人就在眼前，怎不让他高兴呢？宗政日曜在床沿坐下，大手轻轻抚过蔚天真姣美的脸蛋、柔美的玉颈、小巧浑圆的胸脯、平坦的腹部，一路抚摸她修长的腿直到细致的脚踝，她身上的每寸肌肤无不令他爱恋。

“老天是不忍看我如此想你，所以就将你送来给我了。这是天意，宝贝，你是属于我的了！”宗政日曜俯下身吻上了佳人的粉红小嘴，大手也不客气的伸入肚兜里，感觉掌下的滑美柔嫩。

蔚天真仅存的一丝理智让她感觉到有人在侵犯她，她本是应该要努力摆脱别人对她的侵扰，但她身子里却有股异常灼热的火苗在烧灼著她，让她好难受，也引走了她所剩无多的心力，现在她只想让自己舒服点。

“热……好热，我好难受……”蔚天真扭动著身子，低吟出声。

宗政日曜抬头看著蔚天真潮红的脸蛋，她眼眸半睁，身子不由自主的摇摆，他知道她是被人喂下迷情水了，现在她正是欲火难耐才会如此的不舒服。这一定是南襄为了要讨好他才这么做的，可却苦了他的宝贝。

“我马上就为你解去难受，宝贝，你忍著点。”宗政日曜飞快的脱下自己的衣裳，也将蔚天真的薄纱罩衫脱去，上床拥住了佳人，大手覆上了蔚天真的胸脯，炽热的肩也恣意的在她的樱唇和玉颈间流连。

他的手移到蔚天真背后，解去了肚兜的带子，不耐烦的扯去这层障碍。眼前无懈可击的娇躯使他呼吸急促，眼中充满了欲望。他要她，要定这个女人了！

他的唇、手在她身上游移著，让她忍不住低吟出声，宗政日曜更加热烈的攫取她的柔美，将彼此的情欲推向了高峰。

不要！不可以！蔚天真脑中闪过这些字眼，却立刻被体内爆发而出的欲火焚烧殆尽。她的身子需要他的抚慰才能平熄体内的火焰，她已制止不了自己了。

“宝贝，我的亲亲宝贝……”宗政日曜再也隐忍不了自己体内的冲动，再次吻住红唇的同时，也占有了怀中的佳人。

蔚天真只能紧紧的攀住宗政日曜的肩头，指甲深陷入他结实的肌肉里，身体的悸动让她娇喘连连，随著欲望之火，她被带入了感官的欢乐天堂……南襄见主公久久都没有走出怡花轩，心知肚明地扬著笑容离开了。现在他可以回房好好休息了。

* * *

经过一次次的激情、一回回的高潮起落，最后宗政日曜筋疲力尽的蔚天真身上翻落到一旁，但他犹不舍的将蔚天真搂回怀里，抚著她汗湿的身子。

蔚天真体力早已用罄，神智模糊的她边喘著气，闭上了眼眸。

宗政日曜调整了自己的气息后，才想到要问清楚她为何会被带到这里来，以及她的身分。她真是蔚天威吗？他在她耳旁轻问：“告诉我，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”“蔚天真。”她下意识的吐出了实话。

宗政日曜忙又问：“那蔚天威又是谁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“阿……弟，天威……是……阿弟。”蔚天真模糊的回答。

原来她跟蔚天威真有关系。但蔚天威说他姊姊出家了，而且下落不明，那她怎会在炎宫里出现呢？“是蔚天威带你来的吗？”宗政日曜再问。

“不是……阿弟……死了……”蔚天真有些哽咽的回答。

宗政日曜听了很是惊愕，他知道此时的蔚天真绝不可能说谎，那么……他略微沉吟，立时得出了答案。

想来那蔚天威早就死了，而蔚家为了不失去城主之位与权势，乾脆就让蔚天真变成蔚天威，代替弟弟当上城主。

宗政日曜的问题触动了蔚天真心底最深处的伤痕，此刻她仿佛又回到了当年，亲眼看到她最亲爱的阿弟从她眼前摔下，那不会再动的身躯、满地的血水再度在她脑海里翻腾，她忍不住哀伤地哭了起来。

“阿弟……阿弟……”“乖，别哭了。”宗政日曜抱著蔚天真，轻抚著她娇瘦的脊背安慰。没有了冷漠，哭泣的她是那么的脆弱无助，让他心疼不已。

“阿弟……爬到屋顶上捡纸鸢，不小心……就摔下来了。血……地上都是血，我……好怕，阿弟……不动了，娘打我……骂我，说我害死了阿弟……”蔚天真断断续续的哭诉著，将心中隐藏已久的话全说了出来。她捉住能给她安全感的厚实胸膛，如溺水之人攀到浮板般，紧紧抱著不放。

宗政日曜抱紧哭得像个泪人儿的蔚天真，极力的安抚她：“乖，没事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乖！我可怜的真儿，没事了，没事了……”蔚天真哭了会儿，便在他怀中沉沉睡去。

宗政日曜确定蔚天真真的睡著了，才停下安抚的动作，只是温柔地抱著她，让她能舒服的睡著。

她过得并不好，至少她不快乐。由蔚天真的说法，他知道蔚天真的母亲将她弟弟的意外死亡全怪到她身上，而母亲对她的怀恨与责怪是她郁抑不乐的最大因素。加上她又要逼自己做个男人，接受做城主严格的训练；而为了瞒过众人的耳目，她也必须小心谨慎的过日子，心中就算有苦，也不能对旁人讲。这是多残酷可怕的生活啊！难怪她会那么冷漠，也从不曾见她笑过。

没有受到温暖关怀的她，怎会懂得如何展露笑靥？如何轻松快乐的生活呢？思及此，宗政日曜不禁为蔚天真感到心痛。她不该受到这样的对待！

如今他既然明白了原因，便不会袖手旁观。

“你的过去，我无法改变；但是你未来的日子里，一定会有我在身旁。真儿，我不会再让你受苦了！”宗政日曜执起蔚天真的心手放在唇前一吻，然后他拥紧怀中的人儿，缓缓的闭上眼休息。

* * *

身上莫名的重量、耳旁规律的跳动声，让蔚天真在这种不熟悉的感觉中

来。她头还有些晕眩，身子更是又酸又疼，她到底是怎么了？蔚天真张开了眼，正想动动身子，她的眼睛就对上了宗政日曜的脸庞。

蔚天真骇然的倒抽一口气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……她是在作梦吗？为何……为何宗政日曜会在她眼前？等她再看清楚些，才知道不是宗政日曜在她眼前，而是自己在他怀里，腰上的重量是他的手臂，而他另一只手更是大胆的放在她的臀上。最令她震惊的是，他们都没穿衣服，两人一丝不挂地躺在一起！
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，现在最重要的是，她要快点离开宗政日曜，远离这个深沉难缠的男人。

蔚天真扳开宗政日曜放在她腰上的手，想挣出他的怀抱。

蔚天真这轻轻的举动已惊动了宗政日曜，他被移开的手臂又环回美人的柳腰，并将她搂得更紧。

知道宗政日曜醒了，蔚天真脸色一沉，又羞又怒的质问：“你……你对我做……做了什么？还不快放开我！”她使劲要推开他。

“如此明显的情况，你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真儿。”宗政日曜亲昵的点了点蔚天真的俏鼻。

“你叫我什么？”蔚天真听了惊吓的大叫。

“真儿。我知道你的真实身分了。你是蔚天真，我的真儿。”宗政日曜笑著看她吃惊的模样。

“你……你在胡说什么？我不是蔚天真。你没权利这样抱著我，快放开！”蔚天真慌乱的否认，急著要离开宗政日曜。

“哈哈……你不是蔚天真，那会是谁呢？蔚天威吗？可他是个男人，你这副模样，绝不是一个男人会有的。而且如今我们的关系不同了，天下只有我有权利这样的抱著你。”宗政日曜得意她笑道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蔚天真既惊讶又不解。

宗政日曜也不吊她胃口，直截了当地告诉她，“你昨天喝醉了酒，将所有事都说了。”经宗政日曜这一提，蔚天真才对昨晚的事有了模糊的记忆，虽不是十分完整，但已足够让她明白发生什么事了。

“你怎么能对我……对我……你趁人之危、卑鄙无耻，我恨你！”蔚天真愤怒的喊道，扭动身子要挣脱他的箝制。

宗政日曜翻身将她压在身下，固定了她两只挣扎不停的小手，他正色的对她说：“事实已经这成了，我不会逃避责任的，我会照顾你的一生。你终究是个女人，难道能一辈子都假扮男人吗？纸是包不住火的，事情迟早会败露，到时你又要如何收场呢？现在你有了我，我便会为你解决一切，让你有个好归宿，而我也会帮助卫城有更好的将来。”蔚天真冷冷的瞪著宗政日曜，恨恨的吼道：“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能决定我的一生吗？我的生活我自己会过，对卫城的事情我也有能力处理，不需要你管！在被你侮辱过后，我想我会让你来照顾我吗？你若有羞耻心、懂得愧疚，就马上滚开我的视线，不要再让我看到你！”宗政日曜眉头皱了，自有记忆以来，他还从不曾被人如此痛骂过。但因是自己强要了她，她会这么生气他能谅解。不过，他还是要将话说清楚。

“你错了。如今你已经是我的人，你的事便是我的事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会管到底的。”宗政日曜严肃的向蔚天真宣布。

老天，世上竟然有如此霸道又自大的男人！蔚天真气极了，毫不犹豫地就出掌攻击宗政日曜。

宗政日曜的武功也不弱，蔚天真攻出的两掌都让他化解了。没让她有使出第三掌的机会，他就点住了蔚天真的麻软穴，制住了她。

蔚天真立刻四肢瘫软、身子无力，她恨恨的瞪著宗政日曜，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小人！枉费你身为一城之主，又是众城的领主，做事竟如此的下流。你乾脆现在就杀了我，否则我会将你的恶行公怖天下！”宗政日曜笑了，气定神闲的回应：“欢迎之至。我可是非常希望我们的事能公诸于世，这样一来，你更是离不开我了。能成为领主夫人可是天下众多女子的愿望，这身分不会辱没你的，还是你的荣幸呢。”蔚天真小脸一偏，语气不屑，“我不希罕！我虽然是个女子，但做起城主并不比男人逊色。一旦成了人家的妻妾，终其一生都要看丈夫的脸色过活，没有自我，所以我绝不会答应嫁给你！何况我恨你，更不可能顺从你。宗政日曜，你死心吧，不必痴心妄想了！”宗政日曜剑眉一挑，专注的看著蔚天真，“我做事从不会半途而废，天下也没有我得不到的女人。既然得到了你的人，我就一定要得到你的心！你的身分既已败露，卫城城主就必须换人。往后卫城的一切就由我来负责吧。”“不必！我说不用你管，就不要你多事！不管是卫城还是我，都不属于你，也和你没

关系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我们没有关系！现在你快解开我的穴道，我要离开炎城，从此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！以后的城主聚会我也不会再参加了，这辈子我绝不要再看到你！”蔚天真咬著牙说道。宗政日曜是她的噩梦，是她不愿再回想的噩梦。

“我们的观念相差太远了，所以我更不能放你走。真儿，你确实确实是个女人，难道你真要一辈子做个假男人吗？这不但违背了天理，如此欺骗的行为也不容于世。你弟弟的死不是你的错，你不必为此歉疚一生。忘了过去的事吧，你的人生还很长，你要为自己好好的活下去，若你弟弟有灵，他也会如此希望的。”宗政日曜放柔声音，将事情分析给蔚天真听明白。

这些话正刺中了蔚天真心底最深的伤痛，她如刺般张开了全身的利刺保护自己，好胜的不肯让人看到她的脆弱。“宗政日曜，你少管闲事！放开我，我要离开，快放开我！”纵使使不出力，她仍倔强的挣扎。

宗政日曜的耐心也用罄了，他从没遇上这么固执不讲理的女人，而且还如此不知好歹！

领主夫人是多少女子梦寐以求的地位，而她却不懂得珍惜，他怎能让个女人这样的轻视他？不制伏她，他就不是宗政日曜了。

他抬起她的脸，用前所未有的坚定语气道：“我认定你是蔚天真便是蔚天真，你肯也好，不愿也罢，都不能改变我的心意。我是要定你了！世上也只有我能解决你的问题，你是需要我的，只是你自己不愿意承认罢了。”“住口！宗政日曜，你太看得起自己了，我真后悔来炎城，更后悔认识你，我不需要任何人，尤其是你，卑劣的淫徒，我恨你，更不需要你！”蔚天真忍不住悲愤的大吼。

“你需要我，需要我的臂膀给你安慰，需要我的胸膛让你哭泣，昨晚你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真儿宝贝，别嘴硬了，你是需要我的。”宗政日曜的话气变得轻柔。

“不！我不需要你，昨晚的一切都是被胁迫的，你怎好意思再提呢，无耻！”蔚天真冷著脸斥责。

宗政日曜哈哈大笑，脸上的表情侵略性十足，“事实胜于雄辩，该让你明白事实才对。”话一说完，他的唇也随之落下，吻住了蔚天真执拗的小嘴，两只大手也在她身上游移著。他要让她了解她有多“需要”他！

蔚天真不十分明了宗政日曜要对她做什么，只知道他又要再“侵犯”自己了。她极力挣扎著，无奈被点了穴道，她根本便不出半分力量。

“住手……你快住手，不要！停下来……唔……”她又羞又急，一双小手试著推拒他的无礼侵犯，双腿也微微踢动。

宗政日曜要让蔚天真清楚的尝到情欲的欢乐，他的唇强占了她柔软的小嘴，强力的冲开她咬紧的牙关，汲取她的甜蜜，一手在她粉嫩的胸前挑逗著，另一只手更大胆的滑到她的私密处，直捣情欲的核心。

蔚天真全身一颤，张嘴想叫，却让宗政日曜乘机吻得更深；她想合拢双腿，却夹住了宗政日曜结实的大腿，而他的手更是缓缓的轻触著她最敏感的部分，取悦著她。

这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似在冰窖里，又像在热火中，一冷一热的煎熬著她全身。她感到好痛苦，而痛苦中又带著莫名的快感，使她全身的肌肉紧绷、战栗不止。宗政日曜的手如有魔力般，将巨大的力量一波波灌入她体内，冲撞著她，让她快要承受不住了。

“住……住手，啊……快停……止……”蔚天真喘著气叫道。

“说，说你需要我，我就解决你的疼痛。”宗政日曜也喘著气，在蔚天真耳旁命令著。

不可说，不可以认输……对！她不能低头。

“不！我……不需要……你……”咬著牙，她奋力地喊出。

“嘴硬！”宗政日曜闻言更加快了手的动作，唇也在她耳后吮吻著。身为情场老手的他自然明白女人的身子，而被取悦惯的他这是第一次去取悦女子，为了让蔚天真屈服，他费心又费力的挑逗著她，要用欲望的快感淹没她。

蔚天真急喘著气，身体里那股冷热流像湍急的洪水般涨满了她的四肢百骸，彷彿就要爆裂开来，她真的受不了了。

“住手，求求你……住手……”她低吟的请求声让宗政日曜的情欲高张，他真想马上就为她也为自已解决沸扬的欲火，但是目的没达成，他就不能停手。

“乖，真儿，说你需要我。说出来，快，宝贝！”他更加卖力的要逼蔚天真低头。

饶是欲火焚身、情欲难耐，蔚天真就是很有骨气，怎么样都不愿向宗政日曜求饶。

“不……不需要……”好固执的女子。见她已是香汗淋漓，脸蛋和胸口一片潮红，目光也开始散乱了，可是就是不肯听话，让他又疼又气。宗政日曜将动作放缓，手抬起到她颊边，为她拂开汗湿的发丝。

“你真不听话，可是我一定会驯服你的。你自己有多需要我，你心底该很明白的，对不对？”宗政日曜直勾勾地看入她的眼里，微笑问道。

蔚天真只能大口的喘气，还无法说话，而她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。这样的快感她确实不曾有过，但她怎能以肉体上的享乐来判定自己需不需要他呢？她不是这样不知羞耻又放荡的女人。于是，她别开眼不看他。

“真顽固，该罚！”宗政日曜轻喝一声，没有预警地要了她。这才是一切高潮的开始，他才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她。

蔚天真先是惊愕，想抗拒时已经太迟了，宗政日曜已经占有了她。她无力再反抗，最后的一丝理智也被淹没了，她只能放任自己随著他飞翔，飞入欢乐的殿堂……宗政日曜因为顾及到蔚天真的体力，所以不敢尽情的要她，浅尝即止。

抱著佳人，他的大手温柔的拍抚她为她顺气，并为她梳理凌乱的秀发，顺势解开她被点住的穴道，使她能早些平稳气息。

“累坏你了吧，真儿宝贝。”宗政日曜笑著抬起她嫣红的脸蛋，眼眸里满溢著宠爱与疼惜。

蔚天真一边调息，一边暗自运气让体力快快恢复。出其不意的，这次换她出手点住了宗政日曜的穴道。

宗政日曜没料到蔚天真有此一招，根本没防备，全身立时无法动弹，连话也不能说，只能睁大眼看著她。

蔚天真又接著点住了他重要的几处大穴，这是为了防止他自行运功冲开穴道。

吸口气，蔚天真举起掌就想往宗政日曜的天灵盖击下，但她的手在他额上猛地停住，考虑一会儿后，她还是收回了手。

“宗政日曜，你听好，今日我不杀你，但他日若再相逢，我便会毫不犹

豫的杀了你。你好自为之吧！”她冷冷地警告他。

说完，蔚天真飞快的下床，想从一地凌乱的衣裳中找出自己的衣服，却只找到黑色的肚兜和薄纱。迫不得已，她只好拿起一旁仆人为宗政日曜准备的乾净衣裳套在自己身上，虽然衣服太大，却能将她整个人密实的遮起来。她匆匆的走到镜前，迅速地束起长发，再次检视过自己后便要离开。

她向门口走了两步，考虑到门外恐怕有守卫在，于是她便转向角落的窗子，从窗子跃了出去。

而背对著她的宗政日曜听到窗子被推开的声音，明白她已逃开了。

这个女子真教他又爱又气。他爱她的特异风格，光是她不肯求饶的那副拗脾气就让他服气；而她哭泣时，更令他想将时光倒流，阻止那件憾事发生，不再让她受惊。而他也气她，他宗政日曜何时吃过亏，现在竟会被她暗算点住穴道，这是他第一次栽在女人手中。下次他再捉到那丫头时，他会好好教训她一顿的。

想到蔚天真冷著小脸警告他，宗政日曜就觉得好笑。他是一定会再去找她的，至于她撂下话要杀他，他想她是下不了手的，否则她刚刚为何不杀了他呢？她的手下留情显示出她对他有感情，只是迟钝的她不明白而已。

他在心中笑道，蔚天真，你逃不了的！

从怡花轩逃出的蔚天真施展轻功回到了聚英堂，她回到自己的寝室，随即换回自己的服饰，将行李收拾好，出门调集侍卫。

一刻钟后，她带著侍卫风驰电掣的离开了炎城，几乎可说是落荒而逃。

第六章

城邦公约的确为卫城带来了不小的震撼，老夫人和林大人是大力的反对，老夫人甚至以不愿见女儿来表示她的愤怒。

蔚天真站在迎风楼顶看著天空，这是宫里最高的地方，由此也可以看到整个卫宫和宫外的卫城。

在宗政日曜如此的对待她后，她以为自己的心情要花许多的时间才能平复，没想到她却是出奇的平静。那晚的遭遇她来说应该算是伤痛和耻辱了，可是实际上却没有那么严重，在她心里似是不怪罪宗日曜。虽然当时她嘴里说恨他，但现在她非但不恨他，竟还……有些想他……蔚天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，发晕了吗？竟对个侵犯自己的男人念念不忘。或许她其是神智不清了！

不可否认的，宗政日曜有著英挺迷人的外表，人品出众、权大势大，是天下间再难寻到的伟男子。

但那又如何呢？在阿弟惨死之后，她的心似乎也跟著阿弟而去，留下的躯体只是要代替阿弟活下去而已。对她来说，生活不过是日复一日的重复，既无趣也没什么好留恋的，所以她变得冷漠，淡然处世，无悲无喜，一颗心已如枯井般掀不起波澜。

可是这一切却在遇上宗政日曜后有了改变。他强悍的眼神好似能看穿她的心思，让她急于避开他。但事与愿违，一场酒醉却将她赤裸裸的送到他

面前，自大霸道的他更是强要了她；而他还大言不惭的要她嫁给他，不但安排了她的未来，连卫城的将来也在他的计画中。

她气他的自以为是，坚持不愿和他扯上关系。

是的，她不要和宗政日曜有任何的牵连，他不是她惹得起的男人，他太耀眼了，一举一动皆引人注目。而她最需要的则是平静，若和他在一起，那她注定了无法安静的生活。

而且她还说了要杀他的重话，她更是不能再和他相见了。

宗政日曜的出现有如一颗大石掷入她心湖，将她平静的心湖掀起了惊涛巨浪；但波涛终会静止下来，届时，她的心也将恢复以往的平静，这一切将埋在她心底深处，成为回忆。而宗政日曜纵然对她有兴趣，那也只是暂时的，他身边不乏国色天香的女人，那些女子的温柔多情会抚慰他的心，不出几日他便会将她忘了。

她和宗政日曜站在两个极端上，他们有不同的人生、不同的未来，怎么也不可能在一起。

不过经过了这事，她的心境变得更平稳安静了，可能是因为身心都受到重大的改变吧。

隐藏了十年多的秘密被人识破，她虽然是心惊胆跳，却更有份如释重负的感觉。宗政日曜说得没错，世上没有永远的秘密，现在秘密被揭穿了，反倒让她松了口气。至少她不必再那么害怕，也能更清楚的看透这个世间。

而她回卫城宣布了城邦公约后，众多臣子都是大力的反对，尤其娘和林大人同声一气，反对声势最为浩大，对她形成了很大的压力。然而她却觉得难受和孤独，一样是平心静气的面对众人，沉稳的态度折服了多位大臣，让他们明白一味的反对不如顺应潮流、因应变通来得好。

她对城邦公约提出了不少的因应措施，也愿意接纳臣属的意见，这做法受到许多臣属的支持，反对的声浪也越来越小，如今，只剩下娘和林大人了。

不过她不急，她相信娘和林大人终也会支持她的。

时值六月，卫城是座山城，纵使到了夏天也没有逼人的热气，凉风习习，令人感到舒适。

蔚天真有著宫城景色，眉头舒展，心境清静自在。

“城主，老夫人找您。”一名侍卫匆忙的走上迎风楼，向蔚天真禀报。

蔚天真转身下楼。看来娘是忍不住了，也该有决定了吧。

* * *

静楼里，老大人蕴著怒气的脸孔让下人们大气都不敢出，蔚天真很快的

入了花厅向母亲问安。

如同以往，所有服侍的下人都退下，厅里只留下老大人和蔚天真。

“说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老夫人质问女儿。

“娘不明白吗？城邦公约是所有城邦都必须遵守的约定，卫城也不例外。”蔚天真淡淡的回答。

“你说得倒轻松。卫城一向自给自足，从不对外开放门户，如此平平安安的过了数十年了，为何要改变！你马上就将公约撕了，对外声明，卫城退出城邦之盟，不与其他城市来往。”老夫人严声交代。

“娘，我不会这么做，也不可能这么做。卫城改革的新法已经在草拟了，

过不久便可以公布，和城邦公约相辅相成，以因应卫城开放后会面临的情况。卫城的开放是势在必行。”蔚天真平静的向母亲解释。

“我不同意。你马上停下来，别再弄什么新法，立刻废了它！今后你就做个听话的城主，所有的事自有林大人会代为处理，不必你多事了！”老夫人迳自作了决定。她要收回女儿的权力，免得她将卫城弄得乌烟障气。

“娘，既然我是城主，就要做到城主该负的责任，我不会逃避，也没人能代替我作决定。”蔚天真始终冷静自持，娘的话已经无法再影响她了。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娘吗？你这害死弟弟的凶手，不肖的罪人！”老夫人语气刻薄尖酸，她举起手，无情的就给女儿一个巴掌，气女儿的不听话。

蔚天真没闪躲，她静静的接下了这巴掌，一双大眼冷冷的看著母亲，“我会负起卫城兴败的一切责任。若没事，孩儿告退了。”她转身离开，走了两步又停下，背对母亲淡然地开口，“如果可以，我愿意和阿弟交换命运。我虽活著，却羡慕阿弟能摆脱俗世的烦扰。想想看，到底是谁比较幸福呢？”说完，她头也不回的离开。

老夫人还举著手站在当场，女儿冷漠的态度使她心惊，她最后所说的话更像支箭直射入心头。从不曾有过的愧疚盈满心中，她颓然的放下手，终于开始思考自己的行为。

看来她不但失去了儿子，连女儿也失去了！

不久，卫城公布了新的法规，此后城门正式对外开放，而劳苦功高的林立郎大人也告老还乡，颐养天年。

此时已是七月底，离蔚天真签定城邦公约也有两个月了。

* * *

“启禀城主，宗政日曜领主来了，他带著一队卫士正走过大街，往卫宫

进。”传令的侍卫接到城门守卫传来的消息，飞快的入大殿通报。

“你说谁来了？”蔚天真惊愕的问。她没听错吧？“城主，是炎城的城主，也是众城邦的领主宗政日曜，他来卫城了！”守卫大声地再说一次。

真的是他！他怎会来卫城？蔚天真被这消息震慑住，一时不知如何反应。

众臣子见城主听到宗政日曜来访的消息后就呆坐在椅子上，满脸错愕，都十分不解。

“城主，我们是不是该出宫去迎接领主呢？”伊应麟站出来问。

蔚天真呆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，看到众臣子都用奇特的眼光看著她，她轻咳了下，恢复平时镇静的模样。“你们说什么？”“属下是询问城主，我们该不该出宫去迎接宗政领主？”伊应麟原话再提。

“城主，于礼城主该领臣属们去迎接宗政领主才是。毕竟领主的地位不比一般的城主。”另一名臣子出声建议，众臣属都点头附和。

“那是当然的，诸位随我来吧。”蔚天真马一起身走出大殿，领著臣属去迎接宗政日曜。

大街上，宗政日曜架式十足、威风凛凛，不凡的英姿吸引了卫城百姓驻足观看，他的身分也传偏了整个卫城。

“原来他就是领主，难怪这么神气。”“喂，你有他带来的侍卫也是这么的威武昂藏，那炎城一定很富强了。”“当然啊，听说炎城还是当今最强盛的

城邦，领地足足大了卫城十来倍呢！”类似这种交谈随处可见，卫城的百姓对宗政日曜莫不敬佩。

队伍在卫宫大门前停下，宗政日曜面带微笑的昂首大步走向卫宫，想到就要见到蔚天真了，他眼中有掩不住的欣喜。这丫头让他饱尝相思之苦，若不是为了做好万全的准备，以便能这次就将这丫头娶回去，他何需浪费那么多的时间，早就飞奔而来将她捉回炎城了。

远远的一群人走近，宗政日曜眼尖地看到带领的就是他朝思暮想的蔚天真，他快步的走向前。

蔚天真先停下脚步，有礼的向宗政日曜抱拳道：“领主，欢迎来到卫城。”宗政日曜两眼直盯著蔚天真姣好的脸蛋，眼里闪动著异样的光芒。“蔚城主，真是好‘久’不见了。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两个月不见，对他来说就如隔了千百年般。

蔚天真的神情更冷漠了，她优美的比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随即带头回卫宫。

宗政日曜紧随在她身后。

蔚天真将宗政日曜请进了大殿，伺候的仆人立刻送上了茶水。

“卫城离炎城颇远，领主竟会大驾光临，真让人吃惊。以领主日理万机、政务繁忙的情形来说，应该是没时间游山玩水才是，因此领主此行可是为巡视各城邦？那卫城能做为领主巡查中的一站，直是荣幸。只不过卫城地小又单纯，不需要花费领主多少心思，领主也不必将时间浪费在卫城上，应该多用些时间去巡视别的城邦。”蔚天真淡漠的开口，话里的意思就是要宗政日曜早些离开卫城。

这个丫头，看到他不但没半丝的欣喜，他才刚踏入卫宫，椅子还没坐热，她就要赶他走，看来她真是需要好好的教训了。

“蔚城主此言差矣。我此趟出门不是为了巡视，而是特地来拜访卫城

或说是特别来见见蔚城主也对。炎城一聚，我和蔚城主是一见如故、互相倾心，还曾促膝长谈一整夜，感情作比寻常，因此专程来拜访蔚城主。我还打算在卫城叨扰几日，不知蔚城主是否欢迎？”宗政日曜说话的话气分外亲热，且话中有话。

宗政日曜一番感情洋溢的话听得蔚天真很是刺耳，但碍于殿上还有别人在，她什么反驳的话都不能说，也无法理直气壮的代表他不受欢迎，只好忍著气冷冷的说道：“卫城是个小地方，只怕会招待不周，让领主扫兴了。”

“领主大驾光临是卫城之幸，只望领主不嫌弃，臣属自会协助城主竭尽所能的招待领主，以显示卫城百姓的朴良好客。”伊应麟赶忙插话。他不知道一向冷漠不多话的城主今天是怎么了，话特别的多又句句皆不客气，听得他冷汗直冒，生怕触怒了宗政日曜。

“这卫城是个好地方，我很喜欢，我想我会留下来好好看看。我有些话想私下和蔚城主谈谈，不知蔚城主方不方便？”宗政日曜向著蔚天真说道。

“领主想谈的一定是公事了，在这大殿上说最是适合，领主有话就请说吧！”蔚天真挑衅的回答。

虽然蔚天真这样说，可底下的臣子却不敢这么想，纷纷行礼告退离开了大殿，连伺候的下人、侍卫也全部退下，殿里只剩下蔚天真和宗政日曜两人。

蔚天真深吸口气还未开口，宗政日曜就快如闪电般欺身到蔚天真身前

抱起了她。

“你做什么 唔……”蔚天真的话被宗政日曜的唇封住了，两个月的相思，让宗政日曜一吻上便舍不得放开。

庄严的大殿上，只见两个男子拥吻著，若有人在此时闯入，不知会引起什么样的风波。

宗政日曜故然是情欲难忍，深深的迷醉在蔚天真的甜蜜中，而蔚天真却很清楚他们不能这么做，只不过她的反抗被宗政日曜以更大的力量压下了。

蔚天真就算有再强的意志力，也在宗政日曜霸道的索吻下渐渐软化了。他的吻强烈得有如狂风暴雨，又温柔得像是可以溺死人，让蔚天真也深陷其中。

好一段时间，大殿里只能听到急促的呼吸声，伴著轻浅的呻吟。

好半晌，宗政日曜才缓缓的放开小巧红唇。他的唇滑到蔚天真洁白的颈胛旁，张口印下了一排齿印。

“啊！”蔚天真痛喊一声，想挣出宗政日曜的怀抱。

宗政日曜结实的手臂揽紧了了她，不客气的道：“这是惩罚你见到我不但不欢迎，还千方百计要赶我走。小家伙，你可真无情啊！”他又在蔚天真另一边的颈项旁咬了一口，“这是惩罚你让我相思断肠。”这回蔚天真没有喊痛，她咬著唇生气的往他胸口打去。

宗政日曜轻易的就用手格开了她的攻击，不悦地皱起了眉头，“你想谋杀亲夫吗？竟出手那么重。”“我说过，再见到你，我会杀了你。现在是你自投罗网的，怨不得我！”蔚天真不是在说笑，她冷著脸真要痛下杀手。

“你真要杀我？”宗政日曜仍是一张笑脸。

“不错！”蔚天真拚命培养杀气，想以此逼宗政日曜放开她。

而宗政日曜却是毫不紧张，他松开对蔚天真的箝制，不在意的笑说：“那就杀吧，我不反抗。”“你……”蔚天真恼怒地叫道，可举起的手就是打不下去。她冷哼一声，随意扯了个理由，“我不杀不反抗的人。我们来公平决斗，我要杀得你心服口服！”“哈哈！这只是你的藉口，你明知道公平决斗一定是打不赢我的，而且我绝对不会和你动手比武，你是舍不得杀我才这么说的，对不对？”宗政日曜说得眉开眼笑，再次将她揽回怀中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我不和你乱扯了，你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？快放开我，我们才能谈话。”蔚天真不悦的喊。

“说话还不如用行动表示。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”宗政日曜的唇又凑过去，作势要吻她。

“不要！”蔚天真别开脸，闪避宗政日曜的吻。

宗政日曜虽是哈哈笑著，可是对于蔚天真明显的拒绝，心中还是有些不是滋味。

他扳回她的脸，点了点她的俏鼻，“你真的一点都没想到我吗？”蔚天真不想回答，她只希望他能快生离开卫城。

“这儿不欢迎你，你快点离开。”她寒著脸下逐客令。

“要我走可以，只要你随我回炎城，我马上离开。”宗政日曜说出来此的目的，不达目的他绝对不走。

蔚天真瞪著宗政日曜，郑重地说道：“你明知这是不可能的事。我不会跟你回炎城的，我们之间早没有瓜葛，你不该再提起，更不该来卫城。”“存

在的事实是无法抹灭的，你是我的人，就一辈子都是我的人！不论要面对如何的困难，我都不会放开你，真儿，我要定你了。”宗政日曜认真地说，坚定的眼神昭告著他的决心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这么不讲理，我说不就是不！宗政日曜，天下的女子何其多，为何你就是不肯放过我呢？卫城是我的责任，不管是当蔚天威或是蔚天真，我都是卫城城主。即使必须假扮男人过一生，我不怨尤，也喜欢这样的生活。宗政日曜，就算是我求你，你别再为难我了，放了我，让我能平静的过日子，好吗？”蔚天真见硬声拒绝无效，只好改成软声相求。她活到这么大，头一次拉下身段求人。

宗政日曜将她的哀求和苦恼看入眼里，他无法不心疼她，对她的要求也很难狠下心说不，但是为了她好，也为了自己的私心，他仍是摇头。

“真儿，我放不开你。天知道我有多想要你，想得心都疼了！所以我不能放过你，也不忍心见你当个假男人虚度青春。卫城必须有个新城主，一个真正的男城主，而你要做我的领主夫人。”这是宗政日曜的回答。

蔚天真失去了耐心，两个人说了半天仍是自说自话，谁也不从谁。她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她不会让宗政日曜操纵的。

“那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除非你打昏我将我强行带走，否则我是不会离开卫城的。而且就算你强带我走了，只要一有机会，我还是会逃回来。到时你就算关我一辈子，我也会一死以解脱。所以你若强带我走，非但不是带走了个温柔的女人，我还会变成你的负担，成为你这辈子最大的梦魇！因此你要下决定之前，最好先想清楚后果！”蔚天真威胁地道。

宗政日曜怎会被蔚天真的话吓到呢？所有会遇到的困难，在来到卫城之前，他都想好了应对方法。他会降服这个女人的，哪怕要用一生的时间，他也不会放弃她。

轻声一笑，宗政日曜又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。他邪气的亲了下蔚天真粉嫩的脸蛋，悄声在她耳旁说著：“我早已知道后果了，就是你会变成我最亲爱的夫人。真儿宝贝，顾好你的心，我会将它偷到手的。”蔚天真真的拿宗政日曜没辙了，怎么会有这样的男人呢？任凭她说破了嘴，使尽了力气，摆出了最冷酷的脸色，都被他不在意的一笑化去。他坚实如钢铁般的毅力让她心惊，她真逃不过他的掌握了吗？不，她不相信。现在她可是在自己的领域，而他则是脚踏她的地、头顶她的天，她总有办法让他知难而退的，她一定会想到办法。

看著蔚天真沉思的脸，宗政日曜思忖，这丫头八成又在想要如何摆脱他了。他怎能让她如愿呢？宗政日曜不怀好意的一笑，俯下脸偷袭她。

蔚天真一惊，奋力反抗著，“不可以，这是大殿，万一被人看到了怎么办？住手啦！”“被看到了正好，可以省去麻烦的解释，你马上就可以随我回炎城了。来，亲一个。”“不要……”看来蔚天真要逃开宗政日曜的掌握可真是难又难啊！

不过宗政日曜想得到美人心，恐怕也要付出很大的心力才行了。

第七章

当晚，宴客厅内是热闹滚滚，这是为了宗政日曜而特别举办的晚宴。

宗政日曜毕竟身分不同，因此虽没有城主的命令，宫内的仆役还是很自动的将晚宴准备好了。

卫城虽然不如炎城富强，宴会上也没有珍贵的美酒和精致的佳肴，但卫城有许多特别的出产是外人没吃过的，新鲜的野菜，风味独特的草菇，肥美的竹鸡和难得见到的羌肉，再用卫城人特殊的煮法烹调，成为一道道口味特佳的菜肴。

宗政日曜没尝过这些菜，吃得是赞不绝口，让卫城的臣子们很是高兴。而众人对宗政日曜的雄才大略和博学多闻也钦佩万分，只要有人提出了问题，他就一定能解答。

一场晚宴下来，除了蔚天真之外，所有的卫城臣子都对宗政日曜敬佩得五体投地，完全臣服于这位领主。

而蔚天真一整晚都很沉默，有她的臣子热情招待著宗政日曜，可以省下她不少应付他的心力。她虽然未加入宗政日曜和臣属的谈话，但宗政日曜所说的话她都有听进去。她不得不承认宗政日曜的确是个人才，天生就是领袖人物，有他做领主是天下人之福，她心中对他的印象也在不知不觉之中转好了些。

这场晚宴是宾主尽欢，晚宴结束后，宗政日曜被安排在悦宾阁休息，正好就在蔚天真的寝室旁，这让蔚天真第一次抱怨宫里如此奇怪的设计，主人和客人的住所竟这么靠近！

不过，她想宗政日曜也该懂得身为客人的礼数，不至于到处乱逛才是。

放松心情，蔚天真净过身后，让雪兰服侍她穿上衣服，梳理发丝。

“雪兰，你下去休息吧，不用服侍我了。”蔚天真对她说道。

“那雪兰告退了。”雪兰行礼后退下。

蔚天真本想将头发束起，但想了想又松开。今天就别束发了，披散著头发睡觉吧。

她在床上躺好，眼睛才刚闭上不久，就听到了轻微的声音。她警觉的睁开眼睛，一张挂著邪气笑容的俊脸便出现在她眼前。

“高兴见到我吗？真儿宝贝。”宗政日曜的脸上满是得意笑容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？”蔚天真惊讶地道。

“夫妻本就该在一起，你不来找我，我只好来找你了。”宗政日曜毫不客气的上床，拉开被子躺在蔚天真身旁。

“你快点离开，被人发现就不好了！”蔚天真推著他急急叫道。这宗政日曜也太大胆了吧！

宗政日曜哪肯离开，他转个身伸手抱住了蔚天真，亲了下她的脸颊再将脸埋入她的肩窝，困倦的说：“这几天真是累坏我了，你就让我好好睡觉吧。”说完，他就闭上眼睛沉入了梦乡。

这是什么情形？一个男人爬上了她的床，她还要让他好好休息？蔚天真气上心头，伸手用力的摇晃他的肩膀，要他滚回自己的卧房。

她的手接触到他厚实的肩头，也碰到了他犹带著湿意的发梢。宗政日曜一定是沐浴完就立刻到她的房间来。他一路风尘仆仆而来，到了卫城也没怎么休息，晚上又参加宴会，就算是铁打的人也会受不了。但他为何不好好留在贵宾房里歇息呢？还跑到她这儿来。不行，她不能纵容他这样的行为！

卫天真用力的摇著宗政日曜的肩头，促他起身，“你回房去睡，不能留

在这里，起来啊！”用力摇了好一会儿，宗政日曜仍是没半点动静，原来他早已睡著了。他熟睡的面容安详，气息沉稳，连总爱带抹邪笑的唇这时也显得柔和无害。现在的他看起来有如孩子般无邪，让她无法硬下心叫醒他。无可奈何之下，她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想将他的头移开自己的肩膀，但试了几次就是没办法。而宗政日曜还翻身倾向她，压住她大半的身子，让她更无法动弹。

若不是宗政日曜的确已经睡著了，蔚天真还以为这又是他的诡计呢。

既推不动他，自己也无法离开，除了将就之外，她还能怎么办呢？打个呵欠，蔚天真的眼皮也重了起来，不一会儿便睡著了。

* * *

那让她又痛又悲的梦境又来纠缠她了……阿弟的惨死、娘的责骂，让她

个人躲在暗处偷偷哭泣。有谁能帮她呢？蔚天真无助的抽噎著。

此时，出现了一双强壮的手臂拥住了她，将她的头按向一个宽阔的胸膛，她耳旁响起一个既熟悉又温柔的声音，“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会帮你的。一切都有我在，你什么也不必害怕了……”柔和有力的声音抚慰了仓皇失措的心灵，她紧紧的依偎在温暖的胸怀中，汲取这怀抱带给她的安全感，温暖有力的感觉驱走了她心中的恐惧无助，使她能平静下来，好好的休息。

宗政日曜微笑的看著怀中的佳人，只见她紧紧的抱住他，纠结的眉头也松开了，脸上露出了安详的笑颜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蔚天真的笑容，虽只是浅浅的微笑，却让她的脸更显得娇柔可人。不知道现在她梦到了什么？想必是个好梦。

他搂著她，又闭上眼继续睡，反正离天亮还有一些时间。

* * *

蔚天真舒服的伸个懒腰，这一觉睡得好舒服！她慢慢的睁开眼睛，听到

里有的声响，立刻记起宗政日曜和她睡在一起的事。但见他没在床上，她掀开纱帐轻叫，“天亮了，你快点回房，别让人”后面的话在看清楚房里的人时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雪……雪兰，是你啊！”没见到宗政日曜让蔚天真有如释重负的感觉，但她心头也有丝怅然若失。

雪兰向蔚天真行个礼，笑著回答：“当然是雪兰了，不然还有谁。城主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要谁快点回房？难道昨晚有人在这里吗？”蔚天真赶忙否认，“没有的事，你听错了。雪兰，你今天怎么这么一就来服侍了？”“城主，雪兰并没有提早啊，是城主今天睡晚了。现在已经快辰时了呢。”雪兰回答著，对城主今早有些反常的态度感到疑惑。

竟然这么晚了！蔚天真急忙下床梳洗。

“城主，你昨晚没束发！”雪兰看到蔚天真披散著长发，感到好讶异。城主今天真是太奇怪了。

“嗯！”蔚天真低应一声。她正忙著整理衣饰，无法分神考虑到雪兰的想法。

匆匆弄妥了一切，蔚天真快步走出寝室。大殿里的臣子一定等她多时了。每天早上她都固定要接见出属，以明白城里所发生的大小事。

到达大殿后，她在首座坐下，众臣子在行过礼后，开始报告。

今天众人的议题都和宗政日曜有关，他的来访的确在卫城掀起了不小的震撼，臣属都提议要好好的招待宗政日曜，以表示卫城的友好，让他对卫城能有个好印象。

蔚天真见众臣子难得的意见一致，也不好说不。她当然是想要宗政日曜早点离开卫城，看来这事她只能私下和宗政日曜说了。

“城主，领主既已来到卫城，我们必须克尽地主之谊，请城主多花些时间陪伴宗政领主，城里的小事臣属们自会解决的，请城主不用挂心。城主应该带宗政领主参观卫城，仔细的介绍卫城的风土人情，让领主对卫城有更深入的了解，如此一来，领主也能提出最适合卫城的建议，以使卫城走向富强之路。”伊应麟躬身禀报。

“卫城的强盛是要靠自己，领主未必能使得上力，诸位实不该将所有希望都放在宗政领主身上。”蔚天真不太同意伊应麟的提议，也不希望臣属对宗政日曜太一相情愿。宗政日曜来卫城的目的只有她一人明白，而她也不想欠宗政日曜人情。

“城主，领主特地来访卫城是事实，不论领主对卫城存有多少的善意，对我们都是一种帮助。伊大人说得没错，这是个大好机会，我们不能轻易放过。宗政领主对天下局势有著举足轻重的影响，我们尽力让领主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依礼、依情都合理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卫城多少都能受惠。”政务大臣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此话一出，众臣子均是大声的附和。

蔚天真见臣子们都将宗政日曜当成了贵人，也只好从善如流的点点头。若宗政日曜真能对卫城有所助益，她也乐观其成，只是这样一来，他俩的关系就越难厘清了。

和臣子开完早会后，蔚天真缓步走向悦宾阁。她万分不愿见到宗政日曜，却不得不去看他，因为她是主人，礼不可废啊！

她坐在外厅，让宗政日曜的侍卫入内请他出来。

“怎么不进来见我呢？”宗政日曜神采奕奕的出现。

“领主，我已在膳堂备好早膳，请领主一同用膳。”蔚天真有礼的说，态度很冷淡。

“可以，不过在用膳之前，我有话要同蔚城主私下聊聊。你们都下去吧。”宗政日曜遣退了侍卫。

蔚天真听他这样说，就明白他想做什么了。她忙回答：“有什么话留到用膳时说也是一样的。”她急著转身离开，可是还是晚了一步，宗政日曜的手臂已经从后面环住了她的细腰。

“这么想逃开我，是怕我吗？”宗政日曜将脸埋在蔚天真的玉颈旁，边亲著她边笑道。

“宗政日曜，快放开我，你太无礼了！”蔚天真叫道，不悦的要扳开他的手臂。

宗政日曜没放开她，他将蔚天真转过身子面对著自己，“这就是我们要沟通的第一件事。以后在私下要喊我夫君、夫婿、相公，或是直呼名字，叫我曜、日曜都可以，就是不准再连名带性的叫我。夫妻间怎能这么的疏离呢？”“我们又不是夫妻，怎么可以乱用称呼，而且我们连朋友都谈不上，也别直呼名字了。

你若不爱听我叫你宗政日曜，我就改喊你领主吧！”蔚天真面无表情地

回答。

“没得讨价还价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这也是我要求你的第二件事，你要乖乖的听话，做我的温顺小女人。”宗政日曜继续说。

这是什么话？蔚天真的脸色很难看，她快被宗政日曜气疯了。她不假思索的反驳，“谁是你的小女人？我更不可能听你的话，醒醒吧，别作白日梦了！”“最后，就是我爱看你的笑脸，所以当我们独处时，你不可以摆出一张冷脸，你要笑脸迎人。”宗政日曜提出第三个要求。

蔚天真像看怪物一样的瞪著宗政日曜，他明知她是不可能做到的，还要浪费口舌，她真的没见过这样自以为是的人！她不想再和他做无谓的沟通了。她扭动身子要挣开宗政日曜的箝制。

“答应我，否则我就不放手。”宗政日曜好整以暇的瞧著她。

蔚天真使尽了力气还是挣脱不了，她怒视著宗政日曜，一字字咬牙道：“不可能！宗政日曜，你快放开我，以武力欺负人不是好汉应有的行为！”“别如此好强，争强斗狠是男人的事，女人不该这样。真儿，我说过不会放开你，就不会放开你，我定要让你屈服！”宗政日曜的表情很轻松，眼神却很严肃坚定。

“宗政日曜，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何要这样纠缠我，逼我就范，只为了我是个女人，恰好又能引起你的兴趣，你便要用权势、武力来得到我吗？或许你以为天下人都要听你的话，但我蔚天真不会，你若强要我，结果就是如此！”蔚天真举起手，毫不犹豫就往自己的天灵盖拍下。她真的狠了心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

宗政日曜飞快的捉住她的手，阻止她的自残。或许他真的是逼她逼得太急了，看来他该换个方式来说服她。

“好，我不逼你，但你也不准有任何伤害自己的念头。现在，你看著我的眼睛，老实的回答我，我真那么令你讨厌吗？你当真这般不想见到我？”宗政日曜目光灼灼地看著蔚天真。

面对如此明亮真诚的眼神，蔚天真无法说谎，她轻轻的摇了下头。

“分开的这两个月里，你可曾想过我？”宗政日曜再问。

蔚天真咬著下唇别开了脸，有些羞于回答。

“不能逃避，回答我。”宗政日曜抬起她的脸，迫使她面对自己。

“有又如何？没有又如何？”蔚天真反问。

“有的话，我会留下；若没有，我就马上离开。”宗政日曜脸色凝重，语气非常认真。

蔚天真不愿说谎，但她也无法说实话；让宗政日曜对她死心才是最根本的解决方法，他们不会有结果的。

她低垂著眼睑，说出了违心之论，“没有！”宗政日曜闻言立刻放开了她，转身走向门口。

“你……你真要离……离开了？”蔚天真吞吞吐吐的问，悔意充满了她的心中。她真不想逼他走啊！

宗政日曜只是点头不回答，也没转回身面对蔚天真。

蔚天真伤痛的闭了闭眼，低垂著头也跟在宗政日曜后面，准备送客。但是她只走了几步便撞上了宗政日曜。她莫名其妙的抬头看著他，一时间忘了隐藏眼里的哀伤，心痛的模样全然落入宗政日曜的眼底。

宗政日曜心中大乐，其实这个丫头非常在意他呢！他忍不住将蔚天真

抱入怀里，低头吻住了她的红唇。

蔚天真的心还陷在哀伤中，所以毫不反抗的接受宗政日曜的吻。这一吻甜美醉人，她用灵魂去回应这个吻，让两人都难舍难分。

好一会儿，蔚天真才回复理智。她在做什么啊！？“你……你不是说要离开吗？”宗政日曜点点头，爽快的回答：“对！”“何时动身？”蔚天真忍著心痛问。

“现在。”宗政日曜嘴角微扬。

蔚天真也看出了不对劲，她加重语气道：“君子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马上送你出城。”“出城？为何要出城？”宗政日曜的眼里满是笑意。

“你说要离开的，难不成又反悔了？”蔚天真质问。

“你刚才不是请我用早膳吗？我不离开这里到膳堂，又怎么用得到早膳呢？”宗政日曜脸上是得意洋洋的笑答。

蔚天真这才明白自己上当了。世上竟有这么可恶的男人，他真是太过分了！她重重的跺了下脚，冷哼一声，生气的推开宗政日曜，自顾自的离开。

宗政日曜哈哈大笑的跟著蔚天真往外走。她太生气了，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小女儿的娇态，让他乐不可支。

对于她，他可是势在必得呢！

* * *

一个人上过一次当后，以后就会更当心注意，避免再受骗。但这并不代

以后就不会再上当。

一个是高明厉害的情场老手，一个是初解情事的单纯女子，单纯女子想要不被情场老手拐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短短的一个上午，蔚天真就被宗政日曜捉弄了好几次，气得她决定不再理会那个大骗子，一个人躲到后花园的假山旁平复心情。

为了表现一城之主的风范，她特意将自己训练成冷漠淡然，以显城主的威势。她对任何人都是冷淡自持，而所有人对她也是尊敬有加，不敢有所违背。

但在遇上宗政日曜后，她多年的训练成果就失效了。别说他不曾被她的冷漠吓退过，还每每逼得她情绪剧烈起伏，打破她引以为自豪的冷静自持，使她脾气失控。他简直就是她的克星！她不禁开始担心，她可能真的斗不过宗政日曜，会如他的意降服于他。想到这儿，她就懊恼不已。

突然，她感觉到一阵熟悉又霸道的气息朝她袭来，她还来不及反应，宗政日曜就已将她抱入怀中坐下。

“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？”这儿如此隐密，连卫宫里的仆人都不容易发现，何况是宗政日曜这个外来客。

“只要我想找你，就不会找不到。你永远也避不开我的。”宗政日曜自信地道。

蔚天真闻言气闷在心，她挣扎著，急于离开宗政日曜。

“别走，好不容易能单独相处，我现在就要你赔偿我这两个月来的相思。”宗政日曜隐忍许久的情欲在此时爆发，怀里的娇软身子、磨人的思念让他迫切的需要她。

“你不可”蔚天真只来得及说上三个字，便深深陷入宗政日曜的吻中。引人沉醉的情欲直涌上她的心头，令她抗拒不了。

柔软的草地犹如舒服的床，宗政日曜拥著蔚天真躺下，尽情地释放他的渴求。以前他不以为有任何女人能让他牵肠挂肚、念念不忘，但自从遇上蔚天真，两人有了肌肤之亲后，他心中所想所念的只有她，别的女人再也引不起他的欲念。再见到她，他便想好好的疼爱她，但场合时间都不对，直到现在，他才能毫无顾忘的释放心中对她的所有挂念。对蔚天真的欲望和疼爱已将他的理智烧毁，他狂猛的吞噬著身下人儿的甜美。

蔚天真的反抗一下子便消逝无踪，她抗拒不了心中的渴望，如飞蛾扑火般，无怨无悔地沉沦在欲火里。

宗政日曜飞快的解开了蔚天真的衣裳，只剩一件贴身肚兜，半遮半掩的模样更引动他的热火。他边吻著蔚天真，边快速的除去自己的衣物。

他结实健美的体魄呈现在点点阳光下分外地炫目，蔚天真看了不免脸儿霞红、娇羞含怯。

看著她害羞的模样，宗政日曜更是把持不住自己，大手急切的除去她的肚兜，完美的曲线再次呈现在他眼前，甚至较他的记忆更美。欲火在他体内翻腾，不让彼此再受煎熬，他迫不及待地要了蔚天真，共享这世上最大的快乐。

蔚天真紧紧捉住了宗政日曜的肩头，紧咬著自己的唇，生怕一松开，她会情不自禁的呻吟出声。

“叫出来，真儿。脱去不必要的束缚，尽情的叫出声，叫出来……”宗政日曜明白蔚天真内心的挣扎，他的嘴滑到她耳旁，引诱著她放弃理智，尽情享受。

战栗的快感一波波冲击著她，蔚天真闭起了眼，张口娇吟了一声后，再也止不住倾喉而出的吟哦。所有的礼教都被抛开，只剩下销魂蚀骨的快乐…… * * *

蔚天真睁开眼睛，四周的景致并未改变，不同的是她躺在宗政日曜的怀中，头枕著他强壮的手臂；她两手无力的垂放在身侧，而他的一只手还缓缓的在她胸腹间游移著。

略撑起身体，宗政日曜俯视著蔚天真，怜惜的为她抚去额上的汗水。她的小脸嫣红诱人，他忍不住又低下头，如雨点般的碎吻落在她脸上，他感到自己的欲望又苏醒了。

蔚天真别开脸避过宗政日曜的吻。推开他，她拾起衣服穿上，脸色虽然平静，心中却恨自己把持不住，又轻易的陷入宗政日曜的温柔陷阱里。

宗政日曜态度优闲的看著蔚天真穿上肚兜，他手指在她雪白的肌肤上轻轻画过，引起蔚天真一阵轻颤。

“别责怪自己，这不是你的错。”稍一用力，宗政日曜又将蔚天真拉回怀里。

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要起身了，放手！”蔚天真冷冷地道。她仍责怪著自己。

“你的心事从瞒不了我。男欢女爱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，何况我本来就要娶你为妻。真儿，事到如今，你也该看清楚事实了，和我在一起才是你未来要走的路，我娶了你，对卫城自然也有份责任，有我的支持，卫城一定会比现在更进步繁荣，而你又能恢复女儿身，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？”宗政日曜将事情分析给她听。

蔚天真无语，宗政日曜的这番话的确很有说服力。先撇开她自己的事

不说，卫城若真能得到他的帮助，人民生活会更好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不过，一但她身分败露，她就要拱手让出城主之位，世代承传的头衔断送在她手中，娘能接受这样的打击吗？“你不必马上就下决定，你该平心静气的想想，想明白了再告诉我，我等你的答案。”宗政日曜温柔地拥住蔚天真，将他的柔情和力量传入她心里，让她明白自己愿意做她的倚靠。

蔚天真依偎在宗政日曜的怀中，他宽阔的胸膛能安定她的心神，给她安全感。在他怀里，她肩上的重担似乎也能全然的放下，让她忘记了她是一城之主，忘记了她正假扮著蔚天威。这时，她不过是个平凡的女人，一个希望能安定过生活的女人。

相拥许久，宗政日曜才细心的为蔚天真穿上衣裳，再打理自己。

激情时，蔚天真束发的发带被宗政日曜扯落了，长发披散。现在四下也找不到梳子，她只好以指为梳，顺顺头发再将头发束起。

“我来帮你。”宗政日曜替蔚天真将发带系好，再牵著她的手走出假山。

“让人看到不好。”蔚天真走出假山后就想挣脱宗政日曜的大掌。

宗政日曜也不强迫她，不过在放手之前，他还是偷到个吻，然后两人才并肩离开。

直到两人都走远了，站在树后的一个妇人才慢慢的走出来。她看到的虽不多，但已足够让她明白一切了。

方才的情景让她呆立了许久，直到伺候的婢女找到她，她才在婢女的扶持下回房。

这事太出人意料了，她可要好好想想才是！

第八章

接下来的几天，蔚天真和宗政日曜相处和睦，卫城各地都可以看到城主和领主出游的身影。蔚天真带著宗政日曜看遍了整个卫城，使宗政日曜对卫城也有了很清楚的认识。

这天下午，他们到城外逛逛，两人一同站在高岗上向下望，将整个卫城的景致尽收眼底。

“卫城地处偏远又在半山上，对外交通是个大问题。卫城的封闭并不是卫城人民的意思，实在是因为位置太偏僻的关系。”宗政日曜看著前方，对蔚天真说道。

蔚天真点点头，“卫城后面是一望无际的山林，少有人烟，也没有什么商机，加上城小人民也不富裕，因此外人几乎不到卫城来做生意，只有少数要上山打猎的猎人而已。所以不是卫城不欢迎外来客，实在是外人也不愿前来。”她照实回答。

“那么，首先要做的事，就是造桥铺路了。建设好对外的道路，让人民往来方便，再大肆宣传，这样就可以使卫城富有起来了。”宗政日曜心中已有了谱。

“你真要帮忙？”蔚天真对宗政日曜的诚意仍是半信半疑。

“有利可图，为何要放过机会呢？”宗政日曜笑著回答。

“可是我……我未必会答应嫁给你，这样你还愿意帮助卫城吗？”蔚天真问出了她最担心的事。

“你以为呢？对于自己未来的夫婿，你总该有一些了解吧？”宗政日曜手点了下蔚天真的小嘴，亲密的逗弄她。

蔚天真忙转头看著在高岗下的侍卫们，幸而以侍卫的角度该是看不到她这儿的情形，不过她还是轻声告诫著：“我们说好有外人在时，你就不能乱来的，你怎么出尔反尔呢？”“他们又看不到这儿，所以也算不上是‘在场’啊。”宗政日曜强词夺理。

蔚天真瞪了他一眼，心中满是无奈。他总有办法狡辩。

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”宗政日曜这回更大胆了，他伸手揽住了蔚天真纤细的肩头，亲了下她的脸颊。

“你……你太过分了！”蔚天真忙不迭的甩开宗政日曜的手，捂著自己的脸颊，大发娇嗔。

但这却换来了宗政日曜的大笑。

“你再这样，我们就回卫城，哪儿也别去了。”蔚天真警告道。

宗政日曜笑著点头，一副很合作的表情。“好，我不乱来，反正晚上我会得到补偿的，不必急于一时。你的答案呢？”每晚他都会在沐浴后闯入蔚天真的寝室，与她共宿到天明，共享欢爱的快乐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再回悦宾阁。

白日同进同出，夜晚又共枕同眠，宗政日曜对这样的生活虽不是很满意，但也能勉强接受。他相信他终有一天能带著女装的蔚天真出现在众人眼前的。

相对于宗政日曜的惬意，蔚天真就无法如此轻松了。光是每天早晨催促他起床离开，就让她紧张又头疼。紧张雪兰会突然出现看到这一切，头疼宗政日曜爱赖著她，总不肯明快的起床离开。而平时他总是有意无意的抚摸她的脸或搂她的腰，又时常在她的臣子面前说些双关语，让她又羞又气，她真的对他是束手无策了。

“那你也到晚上再知道好了！”蔚天真顺势顶回去，却发现了自己话里的语病，想收回已经来不及了。她又羞又窘，飞也似的离开了高岗。

宗政日曜则大笑地跟在她后头。

随行人员受到领主好心情的感染，也露出了笑容。

卫城的臣子们更是高兴，看来领主和城主相谈甚欢，对卫城也很满意。

* * *

寝室里，紊乱的气息已经平稳下来，传出的是男女的隅隅私语。

“还记得下午的问题吗？你对我了解几分，又信任几分呢？”宗政日曜让蔚天真趴在他身上，抚弄著她的一头长发询问道。

蔚天真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这是什么答案？”宗政日曜好笑的问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蔚天真老实回答。

宗政日曜抬起她的下巴，让她看著自己，“你不可能完全不明了我，老实说出来，我要听！”他不让她混过去。

蔚天真看到宗政日曜眼里的坚持，咬了咬唇，她诚实地说：“好，我就说给你听。你是我见过最霸道、最自大、最无礼的男人，为了自己的喜好，你可以不顾念他人的意愿，用权势、武力去得到所要的东西，不达目的绝不

放手。所以你若会为卫城做任何事，也是基于我的关系。卫城不过是一个封闭弱小的城邦，若你根本就不认识我，你也不会支援卫城，更不会对卫城另眼相看。”在她以为，若没有宗政日曜，她们可以过著以往的生活，不必面临两边为难又无可奈何的窘境，因此对于宗政日曜，她还是有著很深的埋怨。

“在你眼中，我是个仗势欺人、不择手段，只为了自己的私欲，而不顾虑别人的暴君？”宗政日曜的表情霎时变得冷然。

蔚天真没见过宗政日曜这副模样，她对自己说出的重话也有些悔意，但她随即想到自己常上宗政日曜的当，前一刻他可以看似非常难过，下一刻又马上变回笑脸；这次他的冷淡也是装出来的吧，她不会再受骗了。

蔚天真用力的点点头，还加了几句话：“对，你就是这样的人。若你想证明你不是，就离开卫城，永远也别来烦我了。”明知宗政日曜不会答应这么做，她仍想逞口舌之快，当作是一种小小的报复。

宗政日曜直视蔚天真许久，脸色越来越冷漠，眼中混合著心痛和失望。

蔚天真大方的回视他，等著看宗政日曜拿什么理由来压她。

但是这回她料想错了，宗政日曜只是放开她，迅速的下床穿来。“既然如此，那我明早就离开卫城，永远也不会再来烦你了！”说完，他快速的离开了。

蔚天真被宗政日曜的言行弄得一愣一愣的。他怎么了？真生气了吗，从认识宗政日曜起，她从没见过他发脾气的模样，这回他是真的生气了，还是又在吓唬她呢？他应该只是吓唬她吧，若他这么轻易就被激跑，他们也不会纠缠至今。

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明天就知道了。

蔚天真拉好被子，闭上眼睛。

不知为何，一整晚她都睡得很不安稳，翻来覆去的直到天明。

隔天，蔚天真一大早就醒了，雪兰进来服侍时，她已经自己打理好一切。

“城主，你今天醒得这么早。”雪兰说道。

蔚天真点点头，正要开口，寝室外就响起了侍卫急匆匆的脚步声。

“城主，宗政领主现在正领著侍卫要离开卫城，伊大人和多位大人正在努力挽留。目前他们在广场上，请城主快前去看看。”侍卫在门外禀报。

蔚真心一紧，立刻奔出房门，急急的冲往广场。他……他真要离开吗？不会的，不会的！她的心惊疑不定，脚下更加快了速度。

她一到广场，果然见到宗政日曜和他的手下都已准备好要离开。她忙赶到他面前，还未开口，宗政日曜就先说话了。

“蔚城主，感谢你这些天来的照顾，叨扰了许久，我也该离开了。对于我答应要帮忙卫城一事，我不会食言，蔚城主可以放心。我衷心希望卫城能富强起来，也祈望蔚城主能找到自己的幸福，过得很快乐。告辞了。”说完，他就俐落的上马，低喝一声，带头冲出了卫宫。

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”蔚天真呆在当场，喃喃自问。

“属下也不明白。属下走入广场时，宗政领主就带著人马要离开了。属下询问原因，领主只说出来太久，该回炎城了。”伊应麟向蔚天真禀报。

蔚天真看著宗政日曜离去的方向，好一会儿都不发一言。最后她叹了口气，神情悲痛的离开了广场。

蔚天真低著头走回了寝室，雪兰见城主又走回来，迎上前关心地间：“城

主，宗政领主留下了没？”蔚天真挥挥手，口气虚软的交代：“出去。”雪兰见城主脸色不对，连忙要扶她，“城主，你不舒服吗？脸色怎么那么难看。”“出去，出去！”蔚天真连声大叫，用力将雪兰推出寝室。关上门，她靠在门板上慢慢地滑到地上，用手捂住了脸。

宗政日曜走了，他真的走了！

此时，蔚天真才感到心在抽痛，她满脑子只有一个疑问：宗政日曜为什么要走？她一颗心是空荡荡的，仿佛被人抽走了所有力量和精神。当宗政日曜离开时，她想出声叫他不要走，喉咙却乾涩得发不出声音：想冲上前留住他的脚步，她的脚却像是长了根般，定在原地无法动弹。她眼睁睁的看著宗政日曜离去，觉得自己的心就像被他的马踩过般，破碎成一片片。

宗政日曜真的走了，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她，离开了卫城。

为什么他要去？他不是会如同以往哈哈一笑，三言两语就让她哑口难辩吗？为何这次他却说走就走，没有狡辩，没有吊儿郎当的赖皮，连回头再看她一眼都不愿。他真放弃她，不要她了吗？思及此，蔚天真再也忍不住了。她猛地跳起身打开门，不顾旁人惊讶的目光，施展轻功飞越过广场，直往外冲去。

众人被蔚天真的举动吓得愣住了，伊应麟是第一个回过神的人，他大声的命令侍卫快跟过去保护。

这到底是怎么了？一大早，宗政领主莫名其妙地急急离开了卫城，而城主先是变得失魂落魄，而后又像发了狂般，直往外冲。

城主和领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蔚天真轻功了得，不一会儿就冲出了卫宫。驻守宫门的守卫见城主身形飞快的掠过，都看得目瞪口呆。

出了卫城，蔚天真飞奔入树林里，约莫过了半刻钟，她眼前出现了一座景色壮丽的瀑布。这儿是她的私密天地，也是她发泄情绪的地方。

来到瀑布前，她身形未缓，直冲向厚重的水幕，穿过了瀑布。

这瀑布后面有个深幽的山洞，山洞顶有个裂口，阳光得以照入，加上瀑布的水气，在洞里形成了一片彩虹的奇异景象。这是蔚天真无意间发现的，她很喜欢这里，每回到此地，见到彩虹，听到瀑布的水声，就能使她忘去俗世的纷扰。

现在她的心情极不稳定，因此她想藉著水声、虹影来平定心神。她在大石头上坐下来闭目调息，希望能让自己冷静下来。

时间缓缓流逝，飞扬的水花沾湿了蔚天真的发丝，她身上的衣裳也凝聚了一颗颗的水珠；她的呼吸平稳，看来已经平静多了。

但那只是外在的平静，她的脑里仍是思绪狂乱，根本无一刻的安宁。

当一个人的愿望成真时，该是欣喜高兴才对，最少也不会像她这样的心碎伤心！为什么宗政日曜的离开会让她如此的无法承受呢？心如古井的她该是不会为任何人起涟漪才对，为什么她的心湖却掀起了滔天狂潮？心口上撕裂般的痛苦一直折磨著她，不查出这心痛的起因，就无法解决她的苦楚。

可是……她真能找到答案吗？***

卫城的臣子都发现城主变了，自从那天宗政领主离开，城主莫名的奔出卫宫后，城主就明显的不同了。

虽然城主照常处理政事，但却变得更冷漠、更少话了，甚至一整天一言不发；他们见到城主这模样，都担心不已。

这期间虽有些臣子旁敲侧击想明白城主的心事，但都问不出任何消息，

在不得已之下，伊应麟只好去见老夫人，希望老夫人能出面询问城主抑郁寡欢的原因。

几天后，老夫人让丫鬟请城主到静楼一趟。

蔚天真走入花厅向母亲问安，神色依然冷漠。

“你爱他对不对？”老夫人语气柔和地问。

蔚天真疑惑的看著母亲，不明白母亲这句话的意思。

“真儿，你爱上宗政日曜了，对不对？”老夫人挑明了说。反正厅里没有外人，她们母女也该好好的谈谈了。

蔚天真浑身一震，从阿弟死后，她就不留听娘如此叫她了，何况还是用这般轻柔的声音。而最令她震撼的，还是娘居然会问她这个问题。

看到了女儿的疑惑，老夫人笑笑，解释道：“娘见过你们亲热的模样。娘不是有意偷看，是不小心看到的。由你看宗政日曜的眼神，娘看出了你到他的倾心。你早已爱上他了，对不？”吸口气，蔚天真冷静地回答：“一切都已经过去了，真儿不会感情用事误了正事，请娘放心。”“你错了，娘倒是希望你能感情用事，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。”老夫人语出惊人。

蔚天真惊异的看著母亲，不相信的低叫一声：“娘！”老夫人想潇洒的一笑，却忍不住眼里的泪光和语气里的歉疚，“真儿，自你弟弟惨遭不幸后，这么多年来，娘不曾好好的看过你一眼，还将你当成了仇人；娘的双眼一直被恨意蒙蔽，是你的一席话让娘清醒了。你说得没错，你虽活著，却是为了弟弟而活，毫无自我可言。那时娘才惊觉，我们母女岂只是心不连，更已是形同陌路人。失去一个孩子已让我肝肠寸断，难道我还要失去女儿，再痛一次吗？”老夫人顿了顿，拭去眼角的泪，诚恳地道：“真儿，原谅娘！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苛刻冷淡，若时光能倒回，娘不会让你顶著天威的身分而活，抹杀你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你若爱宗政日曜，就勇敢地接受他。真儿，你该有个好归宿，这是娘欠你的。”老夫人再次拭泪，她不知道女儿会不会原谅她，但她必须为自己做的事负责。将一切都跟女儿说清楚，她的心才会好过。

蔚天真的脸上满是惊愕和感动，她从没想到娘会说出这一番话来。她失去多年的亲情竟又回来了，让她一时无法置信。她的心情激动万分，眼眸盈满著泪水，直看著母亲。

老夫人张开双臂，表情渴望又带著些许的难为情，颤声对女儿说：“真……真儿，你愿不愿意原……原谅娘呢？”“娘！”蔚天真毫不犹豫的扑入母亲的怀抱，像个孩子般的大哭起来。

“哭吧，孩子，你是该好好的哭一场了，将这些年来的委屈哀伤一起哭出来吧！”老夫人抚著蔚天真的背安慰。女儿忍得太久，是该发泄出来了。

自弟弟过世后，这是蔚天真第一次这般无所顾忌的哭泣。她似是要将心中累积的伤痛都倾倒而出，毫不保留的尽情哭泣。

许久之后，蔚天真才收起了眼泪。哭过之后，她心情好多了，但也有些羞惭。

老夫人拉女儿到一旁坐下，她轻拍女儿的手背，转回了主题。“解决了娘和你的事，该处理你和宗政日曜的事了。”蔚天真垂下头，神色凄楚又伤心，“他已经离开卫城，女儿和他再也不会会有什么瓜葛了，娘不必为此事挂心。”“那你呢？你就甘心这样放弃他，然后一辈子带著悔恨与思念吗？”老夫人抬起女儿的脸，仔细看著她的表情。

两颗泪珠悄悄的滑下，蔚天真泪眼迷蒙地看著母亲，痛苦地回道：“除

此之外，女儿还能有其他的办法吗？”“傻丫头，你可以去找他啊！宗政日曜可以特地来卫城看你，为何你就不能去炎城看他呢？幸福要自己去争取，怎么可以不试就认输呢？”老夫人鼓励著女儿。

“那卫城怎么办？我又该以什么身分去找宗政日曜呢？蔚天真就是蔚天威，在世人眼中我是男人，如何变成女人去找他？”蔚天真摇摇头，她终究是无法和宗政日曜有结果的。

“嗯，这也是一个问题。你若换回女装，势必不能再做城主，那接替的城主人选就是个大问题了。”老夫人自言自语著。

蔚天真睁大了眼看著母亲。听娘的意思，娘似乎有意将城主之位让给别人，这……这可能吗？老夫人脑中灵光一闪，她微笑地看著女儿，慢慢的说著她想出的计谋。

“娘，这……这成吗？万一……万一他不来，那女儿怎么办？”蔚天真惊骇异常，心中满是惊疑和不确定。这赌注实在太大了！

“放心，宗政日曜若爱你，他一定会来的。若他真狠心没来，这也是解决城主之位的最好打算。”老夫人笑著回答。

“可是如此一来，卫城的城主就不姓蔚了。”娘真能放弃祖先传承下来的高位吗？蔚天真不太敢相信。

“就算你继续当城主，也不会有继承人，终有一天，这城主还是要由别人来当。何况城主的位子怎比得上女儿的终身幸福呢？你别再多虑了，就依娘的意思去办。”老夫人真的释怀了，这十一年来的欺骗让大家都不好过，是将真相公诸于世的时候了。

蔚天真见母亲如此坚持，她也无话可说。或许这真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吧！

第九章

惊奇、惊奇！这真是天下最大的惊奇，最不可思议的奇闻。

原来卫城的城主是个女人，因为她的双胞胎弟弟蔚天威幼年即夭折了，身为姊姊的蔚天真便假冒弟弟的身分接下城主之位。现在东窗事发，蔚天真必须退位，但为了延续蔚家的世袭高位，蔚天真决定下嫁给臣子伊应麟，由伊应麟暂代城主之位，直至他们生了儿子，由儿子承袭蔚姓，将来执掌卫城。

这件轰动天下的消息，别说是卫城百姓吃惊，连其他城邦的人民也啧啧称奇。

而各城邦之主也收到了卫城发出的婚帖，邀请他们到卫城参加喜筵。本来众城主对卫城这样的小城邦兴趣缺缺，无意攀交，但是这件事实在太奇特了，让人好奇地想一探究竟，因此大多数的城主已经决定要前去观礼。

宗政日曜当然也接到了喜帖。

“想不到蔚城主竟是个女人，难怪她肌肤雪白，生得格外美丽。她装男人装得那么像，还真将所有人都骗过去了。主公去不去参加婚礼呢？”南襄站在宗政日曜身旁温言询问。

宗政日曜没有回答，只是火气甚大的瞪了南襄一眼，把南襄吓得赶忙

低头，不敢再多言。

“出去！”宗政日曜冷冷的下令。

“是。”南襄和一群侍卫快速的过下。不知为何，近来主公的脾气大得吓人，他们最好少惹他，免得遭殃。

看到桌上的婚帖，宗政日曜简直就要发狂了。这丫头都已经是他的人，竟然还想嫁给别人！

他离开卫城后就直奔冯府，要参加云亲的婚宴。而本该是欢欢喜喜的婚礼，却爆出了新娘不见的丑事，闹得冯府鸡飞狗跳。他从没见过云亲那么激动，那时他暴吼一声，快速的跳上马，急著去追缉逃婚的新娘。

这件事情已经够扫兴的了，哪知他一回炎城，就听到蔚天真的身分被揭穿的事，他还来不及有所反应，就接到婚帖了。

若不是他有良好的自制力，他会气得将送婚帖的使者当场格杀！

她怎能嫁人？除了他之外，蔚天真还能嫁给别人吗？想当初他要娶她，她推三阻四不肯答应，现在她竟如此轻易就答应要嫁给别人！思及此，他更是气愤难平。

敢情是他是对她太好了，才让她如此的目中无人。他堂堂一个领主会比不过一个小臣属吗？他负气离开卫城，并不表示他就放弃她了。他本来是想在参加云亲的婚礼后再想对策去对付那丫头的，谁知竟会收到她的婚帖！

不，他若不能讨回一个公道，让蔚天真负起她应负的责任，他就不配叫作宗政日曜，也不配当个统领天下的领主了。

* * *

蔚天真，你等著吧 | 已经换回女装的蔚天真在花园里闲逛，蓝白相间的

袋搭配她白里透红的肌肤、精致的五官，更显出她动人的娇影。

伊应麟走近她，柔声的安慰道：“别担心，他一定会出现的。”除了老夫人、蔚天真和雪兰外，伊应麟也得知这个计谋。因为他年近三十犹未婚，又相貌堂堂，老夫人才会找他帮忙。他虽然惊愕于事情的真相，但还是爽快地答应了。城主虽是女人，但她也是个明理的城主，比起其他城主是毫不逊色，他该帮这个忙的。

而卫城子民虽对城主是女人一事相当惊讶，但蔚天真一直是个好城主，故责怪的声浪不大，反倒是大多数人都很期待这场喜宴。

所有的婚帖均已送出，万事也都备全，就等著当天看结果了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蔚天真也越来越紧张。宗政日曜到底会不会来呢？终于，举行婚礼的日子到了。

这天，卫宫内到处张灯结彩，充满了喜气，而众城主也准时来到了卫城的大殿上观礼。

在寝室里的新娘，头盖红巾，正等著吉时到，被接出去拜堂。

忽地，门被大力的推开，新娘听到声响正要站起，一个人影已经飞快的扑向新娘，粗鲁的抱起她就要离开。

新娘受到了惊吓，失声大叫：“谁？你是谁？快放开我！”听到新娘的叫声，宗政日曜急忙放开她，伸手快速的拉下她头上的红巾。

这个新娘子竟然不是蔚天真！

“真正的新娘子到哪去了？快说！”宗政日曜用力的捉住了雪兰的手，厉声问道。

“她在……在大殿，要……要拜堂……了……”雪兰被宗政日曜凶恶的面孔所惊，给结巴巴的回答。

宗政日曜闻言脸色大变，丢下雪兰，施展轻功冲往大殿。不行！他一定要阻止这一切！

一身喜服的新娘被婢女带至大殿，和新郎并肩而立。老夫人高坐在首座，笑看著底下的一对新人。

吉时已至。

“一拜天地！”礼官大声喊道。

“慢著！”蔚天真和伊应麟正欲行礼，一声暴喝突地响起，一个人影随即闪人，等他站定时，众人均惊呼出声。

“领主！”新娘子听到众人的叫声，纤纤素手紧张的捉紧了衣襟。

老夫人见宗政日曜来了，连忙站起身招呼，“原来是领主大驾光临，这真是卫城的荣幸。请领主上坐，新人马上要拜堂了。”宗政日曜仍是站在场中，冷然的撂下话，“新娘、新郎不用拜堂了，这门婚事我不答应！”此话一出，众人都是满脸愕然，不明所以。

“不知领主为何要阻止拜堂？”老夫人皱眉问。

“蔚城主原是女儿身，却当上城主，还参加了城邦聚会，这是欺骗之罪，本领主要追究责任。”宗政日曜朗声说道。

“这事当初是老身的意思，责任也该由老身来担。老身可以让女儿向领主郑重道歉，但此事应该留到拜堂之后。吉时已至，请领主别耽搁新人拜堂。”老夫人义正词严的回答。

一旁的多位城主也点点头。老夫人说得没错，天大地大的事，也不及拜堂大。

礼官又大喊一次：“一拜天地！”“不可以！”宗政日曜再次出声喝阻。

“领主一再阻止婚礼进行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卫城虽不如炎城，但毕竟也是一个独立的城邦，领主在卫城城主的婚礼上连番干扰，置卫城的颜面于何处？请领主解释清楚，以免落人以强凌弱的口实。”老夫人脸色一沉，不客气地说道。

宗政日曜的脸色也不好看，他绝不能让蔚天真嫁给别人，她是他的，谁也不能从他手中夺走她。

“如何？领主说不出原因了吧。那就请领主移驾到一旁，婚礼继续进行。”老夫人话才刚落，宗政日曜便当众说出了件更令人目瞪口呆的事。

“蔚天真不能嫁给别人，因为她已经是我的人了。这世上除了我宗政日曜之外，谁也不能碰她！”此话一出，整个大殿顿时安静无声，大家都呆住了。

宗政日曜不顾众人的惊愕，大步走向前拉住新娘子的手，就要将她带离大殿。

“慢著！”这回出声的是新郎官。“我知道她曾失身于你，可是我不在乎，我还是愿意接受她。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你无权带走新娘子。”他上前要拉回蔚天真。

宗政日曜比伊应麟的动作还要快，一把将新娘子搂入怀中。他眼神凌厉的瞪著伊应麟，语气很不客气，“她既是我的人，我便不会放手！你愿意接受她，我还不愿意将人给你！蔚天真是我宗政日曜的人，谁也不能打她主意！”“那不过是你一相情愿的想法，你有问过她愿意跟你吗？她是人不是物

品，不能任你摆布！”伊应麟看著宗政日曜，语气充满了挑衅。

“她会愿意跟我的，因为她爱我，这世上除了我之外，她不会再爱上别的男人！对不对？”最后那句话，宗政日曜是低头对蔚天真说的。

“我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词！至少她嫁给我是名正言顺的城主夫人，地位崇高，若跟了你，不过是你身旁众多女人中的一个，无名无分。你想，她会如何选择呢？这问题若问在场的诸位城主，想必各位的抉择会和我一样。”伊应麟口舌锐利，将问题丢给了众人。

“谁说她会无名无分的跟著我？她会是我的领主夫人，我会风风光光的娶她入门！在此也顺便邀请众城主，下月初五到炎城参加本领主的婚宴！”说完，宗政日曜快速的抱起了新娘，如旋风般带著侍卫离开了大殿。

“众城主，老身很欢迎你们来卫城参加婚宴，不过老身也要老实向诸位说明，这一切皆是老身所布的局，结果是如预料中的美满。让各位城主看成婚宴实在是很抱歉，但下月初五会有更热闹的场面，届时再请各位前去参加。”老夫人一改刚才的怒气，笑容满面。计谋成功了！

众城主虽有些不满，却也不好说什么。卫城和炎城要结亲了，如今地位已不同，他们自然不能无礼。

“请老夫人做主，将雪兰许配给在下。应麟和雪兰彼此心仪已久，请老夫人成全。”伊应麟趁此机会向老夫人要求。

老夫人当然是答应了，现成的喜字放著不用可是浪费，众城主也很高兴可以看到一场真正的婚礼。

* * *

覆著红巾的蔚天真看不到发生的一切，但听见宗政日曜的表态，她心中

是十分高兴。

他还是在乎她！

感到自己好似被抱到了马上，蔚天真想拉下红巾看清楚，但被宗政日曜阻止了。

“别急，我会为你取下红巾的。”宗政日曜说道。他的声音听起来还带著怒气。

身下的马儿虽然跑得急促，但被宗政日曜紧紧的搂在怀中，蔚天真感到安全又舒适。

他们似乎经过了卫城街道，因为她听到了嘈杂的人声。然后人声渐渐没了，过了好一会儿，她闻到了树草的气味，他们该是进入林子里了。

纵使不知道宗政日曜要带她去哪，但她一点也不担心。不论天涯海角，她都愿意同他一起。

经过一段奔驰后，宗政日曜才慢慢的停下了马。他抱著蔚天真跃下马，走向树下的石头，将她放在石上，而后蹲下身，缓缓的为她掀开红巾。

蔚天真高兴的看著宗政日曜，她终于又见到他了！

宗政日曜却冷哼一声，马上起身背对著蔚天真，看来怒气还未平。

蔚天真盈盈起身，大胆的伸手拥住了宗政日曜，脸颊靠著他厚实的脊背轻声道：“我好想你。”宗政日曜心头一暖，但他的声音中仍压抑著愤怒和心痛，“你若想我，就不会答应和别人成亲了！”“那是假的，是娘想出的主意，目的就是想引你出现。我不会嫁给伊应麟的，绝对不会。”卫天真走到宗政日曜面前，向他解释。

“哦！原来是一场计谋，我倒是笨得中计了，顺了你的心愿对不对？”宗政日曜何等聪明，他当然也看出端倪了。被人设计了总是不好受，他的脸色仍是难看得很。

“我也不愿意用计来欺骗你，但是你头也不回的走了，让我心乱如麻又不知如何才能再见到你，在百般无奈之下，只好听娘的安排。而且你是否会来，我也不敢抱太大的希望。

若你没来，我也不会真的和伊应麟成亲，我会将城主之位交出去，再找个清幽的庙宇出家为尼，再也不理会世间情爱。”蔚天真诚挚地诉说着。

宗政日曜闻言心中暗喜，不过脸色仍没什么改变。

蔚天真见状举起了手，“我蔚天真在此发誓，我心里就只有宗政日曜一人，若有不实，愿遭受五雷轰顶，万死不”宗政日曜急忙掩住了蔚天真的嘴，紧张的斥责，“别说了！我不准你胡乱发誓。”“那你是相信我的话了？”蔚天真开心的倚入他怀中。

“你啊，真是我的克星，遇上你，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”宗政日曜揽着怀中的宝贝，终于展颜笑了。

蔚天真含情脉脉的望著他，庆幸两人终是言归于好，一切的纷争都过去了。

宗政日曜低头吻住了蔚天真，他原以为相思之苦只是女人家的说词，男人是不会有，结果他却承受了两回。不过不会再有第三回了，这次他抱住了她，就再也不会放手了。

一个亲吻纵能稍解思念之苦，却让宗政日曜想要更多。他悄悄解开蔚天真前襟的衣钗，大手溜入衣内感受她滑嫩的肌肤。

“真儿，我的真儿……”喃喃细语伴著碎吻，落在蔚天真白皙的肌肤上，一路到达她的胸前。

蔚天真也是意乱情迷，她无力阻止宗政日曜的举动，只能接著他娇吟出声。

这娇啼更刺激了宗政日曜，他的唇离开蔚天真的胸口，埋入她丰厚的发丝里，喘著气低咒，“老天！我好想、好想要你，而我们却在这片无遮掩的草地上，真是可恶！”蔚天真羞红了脸，宗政日曜如此赤裸的情欲让她脸红，而他声音里隐藏的痛苦也让她不舍。她想帮他，但在这荒郊野外，她也帮不上忙。

“你……很疼吗？”蔚天真小声又关心的询问，脸上的红霞更明显了。

宗政日曜为她可爱又害羞的问题轻笑出声，“幸而我还能忍住，否则我会不在乎的一口吃了你。”蔚天真将脸埋入宗政日曜怀中，嘴角泛起了难为情的笑容，但心中也很高兴他是这么的需要她。

宗政日曜终于克制住自己的欲念，为蔚天真整理好衣裳，再戴正她头上的凤冠，才又带著她上马，和侍卫会合。

“为了快点回到炎城，我们必须赶路，会辛苦点，你要多忍耐。”宗政日曜对著怀中的蔚天真说。

蔚天真了解的点点头，但她忍不住挂念起母亲，“我想回去向娘道别，可以吗？”“你既然已经跟了我出来，再回卫城就必须是风光的回去。等成了亲后，我再带你回娘家，好不好？”蔚天真只好点点头，跟著宗政日曜离开。

马儿疾奔，蔚天真更加偎紧了良人，心中满是愉悦。

幸福就在她手上，她会好好把握住的！

谢谢娘！

* * *

宗政日曜要成亲的事马上在各城邦间传开，尤其他要娶的是蔚天真，更

加了事件的戏剧性，让人津津乐道，成为目前最热门的话题。

炎宫里传出了男女的嘻笑声，其中还夹杂著些许的喘息。

“呵，成亲当天新娘不见了，冯云亲一定气坏了吧！我真想看看他生气的模样。”宗政日曜说起了冯府的乌龙喜事，惹得蔚天真笑声连连。

“云亲和你有过节吗？为何看他出糗，你会这么高兴呢？”宗政日曜不能理解蔚天真开心的原因。

“冯云亲如此的诋毁他的未婚妻，让他吃些苦头也是应该的啊！这种风流多情的男人就是该受些教训，好为女子出口气。”蔚天真躺在宗政日曜怀中解释。

“那敖儿儿也不对，成亲是大事，她怎么可以任性的一走了之呢？留下烂摊子给冯府收拾，这样实在太过分了。”宗政日曜皱著眉头说。

“这事就要留给冯云亲自己解决了。他娶了个大醋桶当妻子，是上天惩罚他太风流了。

对了，曜，你不也有许多侍妾、美婢吗？”话锋一转，蔚天真的矛头指向宗政日曜。

“嗯，宝贝，你好香呢！”宗政日曜马上低头吻著蔚天真的香肩，不想让这话题破坏了他们的亲密时光。

“别逃避问题。我知道你有三个侍妾和许多侍寝的美婢，她们是否都住在宫里呢？”蔚天真很理智的询问。

“大概是吧，这事你别管了。”宗政日曜含糊的带过。

“她们都住在哪里？”蔚天真好奇地再问。

“你问这做什么？”宗政日曜抬起蔚天真的小脸看著她，不明白她想知道什么。

“明白了她们的住所，我才知道以后自己要住在哪儿啊！”蔚天真虽扬著笑脸，但眼里可没多少笑意。

“你不会和她们住在一起。你是领主夫人，要和我同住在这里。”宗政日曜笑著回答。

他想蔚天真定会满意这答案。

“不必多费心了。是什么身分又如何，不过是你身旁的一个女人罢了。她们先到，还算是我的姊姊呢，我理应和她们住在一起，也好讨教伺候主公的方法啊！”蔚天真冷冷的道，同时离开宗政日曜的怀抱，翻过身去背对他。

宗政日曜自然明白这丫头是在吃醋。他贴上她的背，大手绕过她柔软的身子拥住她，在她耳旁柔声细语。“你生气了？这些女子是在认识你之前就有了。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个你，否则我不会有这么多女人的。”蔚天真轻哼一声，不置可否。只要一想到宗政日曜的臂弯里躺著别的女人，她就忍不住直冒酸意。

“真儿，别为了这样的小事和我闹意见。自从和你在一起后，我就不曾碰过别的女人，这还不够证明我对你的心意吗？”宗政日曜将蔚天真的身子

扳回，有些无奈地说道。看来这丫头的醋劲不小。

蔚天真轻咬著下唇，她明白自己有些反应过度，但是她就是不高兴。这对她而言是很陌生的感觉，以前她从不会那么在意一个人的。

“真儿，我的宝贝，别和我呕气了，好不好？”宗政日曜亲吻著蔚天真的耳朵，边用温柔的语气哄著她。

蔚天真抬头注视著宗政日曜，“以前你所拥有的女人我没能力否决，但以后呢？你还会再纳妾吗？”“那就要问你了。你会好好服侍我，对我永远都温柔体贴吗？”宗政日曜反问。

蔚天真浅浅一笑，调皮的回答：“你也会好好的对待我，对我一心一意，永不变心吗？要一颗心换一颗心，这才公平。”宗政日曜哈哈大笑，这丫头真是与众不同，不会一味的依顺他，仍保有著自己的个性。

这就是他的真儿！

“这是个不错的提议，不过，还要看你的表现了，让我满意才能算数哦！”宗政日曜扑向了蔚天真，在她的笑声中再次和她缠绵。

第十章

再过三天就是大婚之日，这对蔚天真是好消息，但对其他的女子便不是了。

李梅儿知道了宗政日曜要娶妻的消息，飞上枝头的梦想登时破灭。她哭哭啼啼的要找主公问清楚，没找到宗政日曜，反倒见到了蔚天真。

情敌相见自是不会有好场面，蔚天真明白李梅儿的身分，只是淡然的对她笑笑，就像对待个陌生人一样。

而李梅儿则不同了，她眼红于蔚天真的地位，更嫉妒主公对蔚天真的宠爱，她不敢硬和蔚天真对上，而是采取柔弱的态度引起蔚天真的同情。

“蔚姑娘，不，梅儿该唤你夫人才是。眼看主公马上就要和夫人成亲了，梅儿在为夫人高兴之余，却也暗自叹息自己不讨主公喜欢。以前主公还会来丽色园见见梅儿和另外两位侍妾，但是当主公一心只放在夫人身上后，便不再来丽色园了，也不过问我们的生活起居。梅儿不是在抱怨，也不敢有所不满，只是想到连见主公一面都不可能，就让梅儿好伤心。或许独守空闺便是梅儿的命了，梅儿不能怨天尤人，只有默默祝福主公和夫人白头偕老、恩爱一辈子，别像梅儿这样……呜……”李梅儿掩面哭泣，匆匆退下，更显得她柔弱无助，让蔚天真萌生同情之心。

蔚天真一整个下午都在想著李梅儿，她哀伤的表情更是盈满蔚天真的脑海。难道当女人就要忍受丈夫的喜新厌旧吗？以前她扮作男人时很看不惯这样的行为，而她现在恢复为女人了，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，使她不知如何是好。

宗政日曜好不容易将政务处理完毕，他赶著回寝宫，想好好的抱抱真儿。

但寝宫里空荡荡的，外厅也没见到人，最后他在花园的一角，见到了蔚天真坐在石椅上低头沉思。

宗政日曜轻轻走过去，蹲下身，突如其来的吻住了她。

蔚天真被吓了一跳，当她发现是宗政日曜时，她立刻搂住了他的颈项：这样强烈的情感正是目前她所需要的。

蔚天真的热烈反应让宗政日曜欲火更炽，他将她拦腰抱起，急急的赶回寝宫。

经过一番狂欢爱恋，蔚天真趴在宗政日曜胸口上喘息。气息较平稳后，她突然提出一个要求，“曜，答应我，让我有自由进出炎城的权利。若我想住在城外，你也成全我的心愿，好不好？”“怎么突然这么说？宫里待腻了吗？”宗政日曜抚著蔚天真的发丝，不在意地笑著。

“不是。倘若有一天，你不再在乎我的陪伴，那就让我离开，我想在溪边找个清静的地方安静度日。这是我的心愿，你成全我好不好？”未来是如此不可知，她必须为自己找到后路。

听到这番话，宗政日曜的笑容隐去了。他注视著蔚天真，认真地问：“你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？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？还是听到了什么？”蔚天真笑笑，笑容里藏著些不安，“这不过是个很小的请求。既然那时你已经不再喜欢我了，何不放我自由呢？我会很感激的。”“听你这么说，好似这种事一定会发生似的。真儿，你是对我没信心，还是对自己没信心？”宗政日曜心疼地看到她眼里的不确定，柔声反问。

蔚天真摇摇头，“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听到一些保证。你答应我嘛！”她拉著宗政日曜的手恳求。

“好，我的宝贝，你想怎样就怎样吧！不过，你找的地方能不能离瀑布远些？因为瀑布水声实在太吵了，我不喜欢。”宗政日曜温柔的逗著她。

“曜！”蔚天真张臂抱住了他，宗政日曜这番话比山盟海誓更能打动她的心。紧紧地拥著他，她心中是前所未有的放心。

她不会再怀疑他，也不会再质问他，她已经全然的相信他了。

* * *

城主娶亲对炎城百姓而言是天大的喜事，处处张灯结采就不用说了，络

不绝的贺客更是使炎宫热闹非凡。

大部分的城主是刚参加过卫城城主的婚宴，对于不同的两场婚礼是同一位新娘，大家都觉得有趣，也感到新奇无比。

大喜之日在众人期待中到来，新郎、新娘依序拜过天地、祖先，再送入洞房，完成仪式。

恭贺声如潮水般涌向宗政日曜，他神情愉悦的一一答礼，也吩咐臣子不可以怠慢了贵客。

不过，宗政日曜的一颗心还是挂在新娘子身上。为了遵守习俗，昨儿个蔚天真就先离开了炎宫，住在城里的别馆，等待他前去迎娶。

而今天白天他要执行招待贵客，要到晚上才能进新房见新娘，算来他有两三天没见到真儿，真是让他想念极了。

热闹的喜筵从白天延续到夜晚，贺声不断，歌舞声也不断，而宗政日曜在众人的轮番敬酒之下，纵使有千杯不醉的能力，也不禁有些醉意。

最后他在众人的拥簇下进了新房，大家本来还想闹洞房的，但被炎城的臣属哄了出来，让新人有时间独处。

蔚天真在一身喜服的烘托之下，更显得艳光逼人，表现出她不为人知

的柔媚风采。

“有没有人说你今天好美？”宗政日曜将新娘拥坐在自己膝上，吻著她的脸颊。

蔚天真羞怯一笑，小脸埋入丈夫怀中。两人终于成亲了，这对她来说，简直就像梦一样。

宗政日曜抱著宝贝妻子坐到桌边，手腕相交喝下了合卺酒，以求百年好合、夫妻恩爱。

吞下喉里的女儿红，倒让蔚天真想起了汾酒来。

“今晚宴客也是用汾酒吗？”她笑问。

宗政日曜点点头，“汾酒是炎城最有名的酒，当然会拿出来招待贵客了。怎么，你想喝汾酒吗？”“不是，只是汾酒让我想起了那次的醉酒。直到现在，我还不明白为何那晚自己会在你房里，还被夫君欺……欺负了。”想起那晚的情形，蔚天真仍是忍不住脸红。

宗政日曜听了，却笑得好开心、好得意，“娘子若想知道，为夫的可以解释。南襄听闻我在寻找黑衣女子，便有心为我物色，结果炎城里有个新挂牌的青楼女子爱穿一身黑衣见客，南襄以为她就是我要找的人，便将她带回宫里要伺候我，哪知那女子私自离房在宫里闲逛，而婢女见不到那女子也很紧张的四下寻找，后来竟将醉倒在花园的你当成是那女子，为你梳洗打扮后送到我房里了。”他轻点妻子的俏鼻，“若没有这段遭遇，我不知要到何时方能看破你女扮男装呢！连上天也同意将你送给我，所以你是注定要成为我的人！”“光汾酒是喝不醉我的，但那晚尧城主又拿出了肴酒，不喝又不行，我才会醉倒在花园里，让你有机可乘。但夫君趁人之危的行为也太不君子了吧！”想到自己不能反抗的受欺负，蔚天真不免嘟起了嘴抱怨著。

“但若没有那个巧合，我们如何能在一起呢？为了能娶到美娇娘，我做君子也无妨啊！”宗政日曜笑著低头吻了下诱人的红唇。

不管如何的躲避，她仍避不开宗政日曜，也许这真是天意吧！蔚天真小脸偎著丈夫的肩头，嗓音爱娇地道：“既是天作姻缘，愿夫君和真儿能快乐的共度一生，永不分开。”宗政日曜对此当然是没意见了。抱起爱妻走回床铺，他迫不及待想要怀中的宝贝。

“你不可以再离开我身边了，昨晚没有你在身旁，我几乎是夜不成眠。你这让人牵肠挂肚的丫头，为夫的已是一日都离不开你了。”蔚天真笑了，嘴凑到丈夫耳旁低声轻语，惹得宗政日曜更是情欲高张。

居然敢用话引诱他，这丫头胆子变大了。嗯，这是好现象，他还有许多爱招要和爱妻共享呢！

等著接招吧，宝贝！

* * *

四匹骏马拉著一辆精致豪华的马车在路上奔驰，后面跟了辆较朴素的马

两旁还跟了将近三十名的护卫。

看到如此气派的场面，明眼人都能猜出马车里的人定然身分不凡。

宗政日曜正带著新婚妻子回卫城。他们已经成亲近一个月了，鹑蝶情深自在话下。对于爱妻的要求，宗政日曜几乎总有求必应，而蔚天真一心一意想回卫城见母亲，宗政日曜当然不会反对，将政事处理的告一段落后，便带著妻子回卫城。

虽然妻子的骑术高明，但他不忍爱妻爱风吹日晒之苦，于是命人打造了新的马车，两人共乘马车到卫城。

多年没坐马车，蔚天真早就忘了坐马车的滋味，她好奇的倚在窗边东张西望。

宗政日曜爱怜的看著妻子天真的举动。真儿和他成亲后，便抛下肩上的重担，在他的疼爱之下，她浑身冻人的冷酷渐渐化去，重展笑颜的她可爱可人，真诚不做作，时有如孩子般的无邪举动，让他越加疼惜她。

“这条路你应该不陌生才是，怎么对窗外景色还这么有兴趣呢？”宗政日曜坐到妻子身旁，拉她入怀。

“以前都是骑马，要专心注视前方，无暇好好欣赏四周景色，而我们现在是在马车里，轻松自在，可以好好的看出赏景，比较起来当然不同了。”蔚天真笑著回答。

“从答应你回卫城后，你就整天笑口常开。你那么地想念卫城，难道炎城不好吗？”宗政日曜的语气里有些酸意。

蔚天真呵呵一笑，小手揽住了丈夫的颈项，撒娇地道：“卫城毕竟是真儿从小生长、住了十九年的地方，离开后当然会怀念啊！卫城是真儿的娘家，女儿回娘家不过是偶一为之，也只能短暂的停留，马上又要离开。但炎城却是真儿的家，是真儿永远的住所，真儿哪会不喜欢呢！相信夫君一定能明白真儿的心情的。”她爱用如此的娇态和丈夫说话，因为她明白丈夫喜欢。

宗政日曜笑著抱紧妻子，轻吻了下她的额头。“好，算你有理。但是到卫城后，你不可以只顾著和岳母说话，而冷落了我哦。”他先和妻子约法三章。

蔚天真用力的点点头，亲了下丈夫的唇当作承诺。

夫妻俩又高高兴兴的一起观看窗外的好景致。

马车虽然舒适，不过速度也慢，原来骑马只要二至四天便可以到达卫城的，而坐马车就需要五、六天了。

第六天，宗政日曜的车队浩浩荡荡的到达了卫城，卫城不但是城门大开的欢迎他们，城主伊应麟和夫人雪兰也特地出来迎接。

“老夫人正在卫宫里等你们呢，请快到卫宫吧。”伊应麟和宗政日曜夫妇打过招呼后，就邀请他们进宫。

老夫人在大殿等著女儿、女婿，自她接到女儿要回娘家消息后，就日夜期盼他们的到来。

终于，宗政日曜牵著蔚天真的手步入了大殿。

“娘！”蔚天真见到母亲，忙奔上前去拥住了她。她好想念娘哦。

“真儿，让娘看看你。嗯，你气色真好，身子也丰满了些，你一定过得很幸福吧！”老夫人抚著女儿的脸蛋，欣喜见到女儿精神焕发。

蔚天真点头回答，“娘，夫君对女儿很好，娘不必为女儿挂心。倒是娘过得如何？奶娘也好吗？”“小婿见过岳母。”宗政日曜走上前，向老夫人行礼。

“领主不必多礼，见领主如此费心照顾真儿，身就很安慰了。”老夫人笑著对宗政日曜说。

“岳母别这么见外，喊我日曜就可以了。”“好好好。日曜，坐吧，别净站著说话。”老夫人一手牵著女儿，一手挽著女婿，让他们在一旁落坐。

“娘，您还没说呢，您好不好？奶娘好不好？”蔚天真拉著母亲关心地

问。

“真儿，你看娘这样，就应该知道娘过得很好了。至于奶娘，她就在一旁，你自己看罗。”老夫人笑著指指站在角落的奶娘。

“奶娘！”蔚天真飞奔过去，张臂抱住了奶娘。奶娘也是她念念不忘的亲人。

“小姐！”奶娘抱住了蔚天真，眼眶都红了。看到小姐能有好归宿，她心中的高兴真是难言喻。

“奶娘，你的身体如何了？背还常常疼吗？”蔚天真关心的询问。

“托小姐的福，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，背也不疼了。”奶娘笑答。

“奶娘，你和我们一起来坐下来聊聊嘛，真儿有好多话想和娘、奶娘说呢。”蔚天真拉著奶娘坐在椅子上。

“在话家常之前，老身要代卫城谢谢日曜。”老夫人向宗政日曜点点头。

一旁的伊应麟接下去说：“不错。因为领主的大力相助，卫城已经在铺设新的对外道路，方便和其他的城邦来往。这真是卫城之福，谢谢领主的恩德。”他真诚的向宗政日曜道谢。

宗政日曜忙回礼：“这是对大家都利益的事，何必言谢呢？这也是当初我所做的承诺，我一定会实现的。而且有了更好走的道路，我们夫妇回娘家也方便啊！”蔚天真回过头看著丈夫，眼里有著深深的谢意和感动。她眼眶微红地轻声说道：“谢谢！”“傻娘子，说什么谢，卫城也是我的家啊。”宗政日曜举手抹去妻子眼角的泪珠，语气里的怜宠，明白表现出他对妻子的疼爱。

看到这一幕，最高兴的莫过于老夫人和奶娘了，她们的宝贝会很幸福的。

大家谈起别后的生活，蔚天真将自己在炎宫里美满的日子告诉在场的女性，而宗政日曜和伊应麟则是聊起了政事，宫里充满了欢笑。

为了欢迎女儿回娘家，卫宫准备了丰盛的筵席宴请宗政日曜夫妇，席间笑声不断，气氛融洽，众人直聊到近半夜才散席。

宗政日曜夫妇被安排住在悦宾阁里。

站在窗旁，蔚天真想起昔日宗政日曜住在这儿的情形，不禁感触良多。

宗政日曜从身后搂著爱妻，“想什么？”“想到以前你在卫宫做客的情形。你虽住在悦宾阁，却每天都赖到我的寝室休息，赶也赶不走。那时我只叹怎会有这么赖皮的人，也觉得自己好倒楣。”蔚天真笑著说起往事。

“哦，那时认为倒楣，那现在呢？”宗政日曜搂紧了妻子，唇移到她的耳朵旁轻声询问。

蔚天真笑著转过身看著丈夫，头和丈夫的相抵，笑著回答：“现在，我只觉得夫君较倒楣，因为他惹上个麻烦的女人，还必须娶她为妻，和她过一生。”宗政日曜轻笑著抱起妻子，双双躺在床上。他看著身下的可人儿，语气是万般的怜爱，“不，夫君不倒楣，因为他收服了这个麻烦女人，他褪去了她的黑衣，也化去了她的冷漠和忧郁，让她变成了个快乐的女人，伺候夫君一辈子。你说，我这个丈夫是不是很幸运啊！”蔚天真略歪著头看看丈夫，小嘴扬起一朵美丽又纯净的笑靥，“夫君，真儿有没有向夫君提过，真儿很喜欢听夫君的甜言蜜语？”“没有。不过娘子若也常常对为夫的说些好话，为夫也会心美言相送的。”“那真儿的第一句甜言蜜语要说什么呢？”蔚天真按下丈夫的头，小嘴滑到他耳旁轻问。

“你说呢？真儿宝贝。”宗政日曜吻著她滑腻的肌肤，气息开始变得急促。
“我爱你！”蔚天真轻轻吐出爱的告白。
“我也爱你，我的真儿宝贝！”

后记

清明时节，在半山上一座新修好的坟前，伫立著一个高大的男人，他身旁还偎著个已怀了身孕的女子。因为才三个多月的身孕，肚子还不太看得出来，她的身影依然窈窕。

墓碑上提著“蔚天威之墓”，字迹苍劲有力；而一旁还有一行小字写著“姊姊蔚天真、姊夫宗政日曜同主”，字迹则是端秀工整。

香烟袅袅，伴著不远处的梵音，这清幽的天地能让逝者得以安眠。

蔚天真依偎在丈夫身旁，她从没想到，有一天能这样光明正大地为阿弟上香。而今，她已回复女儿身，该是将阿弟的名字还给他了。

只是面对著最亲爱弟弟的墓，她仍是感到伤心、悲痛。

“你答应过我，来看阿弟时不哭的，怎么又眼红了呢？”宗政日曜看著爱妻，心疼的拥著她。

蔚天真伏在丈夫怀里轻轻拭去了泪水，抬头给丈夫一个微笑，然后再看著弟弟的墓。

阿弟的墓不久前才迁来蔚家墓地，有亲人的照顾，她相信阿弟会过得很好的。

她今天除了来上香外，也要告诉阿弟她怀孕了。而且她有预感，肚里会是对龙凤胎，就像她和阿弟一样。她相信阿弟在天之灵会保佑孩子平平安安长大的。

山风寒冷，宗政日曜担心爱妻受凉，催著她离开。

蔚天真边走边回头看，直到看不到墓碑了才转回头。

宗政日曜扶著蔚天真上马车，车夫吆喝一声，马车缓缓的离开。

看著怀中的妻子，宗政日曜扶著她的发丝轻声说：“我一直很感谢你弟弟，也为他的夭折而惋惜。若他在世，一定会是个好城主。但世事难料，老天在冥冥之中已经安排好了所有的事。他意外身亡固然令人心痛，但若非如此，你不会代他成为城主，我们也不会相遇了。

真儿，我们的幸福可说是你阿弟所赐，他一定也很开心看到自己的姊姊有了好归宿的。”“真的吗？”蔚天真仰著脸问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否则心你一个小小的卫城，怎能高攀我这堂堂的炎城之主，众城邦的领主呢？”宗政日曜故作骄傲的说。

蔚天真被丈夫的模样逗笑了。

“终于将你逗笑了。”宗政日曜脸上露出了欣慰的表情。看到爱妻不开心，他的心也不好受。

“曜！”感念丈夫对自己的好，蔚天真将宗政日曜搂得更紧了，还主动地献上了香吻。

两人深深的拥吻，缠绵在一起。

宗政日曜边吻边将蔚天真放倒在锦垫上，一双大手也不客气的探索著

她滑柔的身子，欲望被燃起，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她。

就在他情欲难忍之际，大夫的话蓦然跳入他的脑海，硬生生的将他的欲火浇熄了。

“该死！我不该忘了大夫的交代。”他低咒一声，抱著妻子直喘气，让身体里的激动平息下来。

蔚天真怀孕是天大的喜事，宗政日曜请了多位大夫为她诊治，知道母体和胎儿都很平安之后，更是高兴。

不过大夫也交代，怀孕之初胎儿不稳，容易小产，孕妇该避免太激烈的运动。

就是因为听了大夫的话，这一个多月来，宗政日曜都忍住了自己的欲望，但软玉温香在怀又不能行动，可真憋坏了他。每晚他都要妻子先睡，他上床后再眼观鼻、鼻观心，不敢多想锦被下的诱人身躯，才能压下欲望入眠，这对他来说是最大的考验了。

“对不起。”看到丈夫如此难过，蔚天真内心感到很抱歉。他这么的为她著想，也让她感到很幸福。

“别说对不起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该算你肚里小家伙的错。等他生出来，我再好好找他算帐。”宗政日曜不高兴的对著爱妻的肚子说。

怎会有这样的爹爹？蔚天真感到好笑极了。

“曜，你会为孩子取什么名字呢？”蔚天真扬著笑容问。

“现在说这个太早了，孩子都还没生下呢。”宗政日曜亲亲妻子的额头，抱著她坐起，将她纳入怀里。

“我就是想知道，曜，你想想看嘛！”蔚天真撒娇著。

看著妻子期盼的目光，宗政日曜努力的思考，不一会儿就有答案了。

“是女儿就叫威威，是儿子的话则取名威宇，这样好不好？”他明白真儿对阿弟的思念，这也是一种怀念的方式。

蔚天真怎会不懂丈夫的心思，她用力的点点头，紧紧的抱住了他，忘情的又给了他一个热情的吻。

“天杀的！”宗政日曜再次低咒。这回想要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更难了！

或许他可以小心点，只要不伤到小家伙就行了。宗政日曜露出了一丝微笑，他明白该怎么做了！

